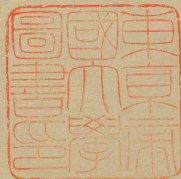


荊州天王水鑑海隅五會錄序

C40
4514
(248)

C 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猷及百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徽笑塔院直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荊州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序

余常謂聖賢危微之旨必待人而後傳故我儒之有
薪傳猶釋氏之有統嗣也聖賢危微之傳必升堂而
後入室我儒之有洙泗猶釋氏之有祖庭衣盞也聖
賢之道非其人不傳釋氏之宗亦非其人不嗣聖賢
之脈必由洙泗而遡其源釋氏之傳亦必由祖庭衣
盞而正其統使其間無六經諸史以正其歸則聖賢
之道不明無經典語錄以闡其教則佛氏之學不著
甚矣語言文字之功爲大且重也粵稽釋氏臨濟自
西來後數千季間或顯或晦不絕如縷至密老人中

興天童而其教始盛天童傳徑山徑山傳棲賢棲賢傳天王天王水鑑大和尚者卽今眞州地藏寺之開山禪祖也師自荷沱後卽以闡揚先教爲己任因念荆南天王祖庭湮滅無聞天童常遣人求其址而未得繼而徑山承先人意作嚴統一書嚴統者嚴考其統嗣歸於嫡派以正其祖庭也師承兩老人意單瓢隻屨奮朕至荆求天王故址而咎日梵宮貝殿悉化爲狐窟兔藪暫寓鐵佛寺不旬日荆人慕師教咸來瞻禮遂開席焉未幾得天王故址師大喜親爲刈榛莽除荒穢庀材鳩工計日而就使千百季湮滅之祖

庭一旦煥朕復出遂移錫於天王寺是爲天王中興云居數載師復念曰天王與黃龍俱爲臨濟祖庭也何可開天王而舍黃龍乎復移錫鄂州夏闢黃龍甫畢赴漢陽棲賢之席居未幾又受儀眞地藏請師至地藏而儀眞之慕風皈依捐貲修剏者亦如天王故事其教復大振嗚呼師眞可謂有功於祖庭者哉二十季來歷吳入楚五開叢席其間一剏天王兩興黃龍地藏住錫之處靡不踴躍輻輳而又能在在皆有語錄以行於世茲門人更復將師五處所刻之錄刪繁訂略共爲一帙名曰五會錄梓以傳世問序於余

余覽之喟狀曰嗟乎余何知敢湯狀序哉既自思曰不知語錄之與義而師之行履可知也師之語言文字可知也因爲焚香拜讀覺洋洋纒纒如日月之周天而無時息也如江湖之朝宗而必歸於海也又如然犀剗艸而幽隱畢出葛藤斬盡也非師之文不足以發明佛氏之教非師之行不足以中興祖庭之遺狀則師真可謂有功於祖庭者哉嗚呼余因是而增慨焉亦安得我儒者如師之承先啓後而使聖賢危微之旨復顯今日也嗚呼是真可慨也夫

康熙壬子十月望日徐行樂菴氏拜撰

荊州天王水鑑海和尚語錄序

劉經臣明道篇曰世尊拈華而妙心傳於迦葉逢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旣敷千華競秀分宗別派各有門庭荆南天王禪師自貞元元和間振鈴鶴澤卓錫荆湖於時蔭沔雲而曜慧日靡不出火宅而濯清涼迄今智炬雖微宗風不墜余以鞅掌之塵墮黑罝之海卽欲息念金篋望津玄筏終愧門外未契箇中因入天王古寺得瞻水鑑和尚宛狀天童沔裔逼眞臨濟兒孫時欖桂飄香乃拈無隱公案幾如啞子說沔木人對語嗣後讀其語錄恍狀頓悟因思古

德接機傳心論法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坐
喝豎拂拈椎或挾矢持叉輓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掣
劒磨輓靡不脫盡筌蹄直指機要以觀今日師之指
點全體機用所謂一馬蹋殺方知獅子窟中梅子熟
時誰識蓮華座上吹毛劒條條血痕塗毒鼓聲聲刺
淚義味俱亡中邊甜徹當下透脫溷地圓成讀斯錄
者自有醒焉余日坐煩惱障中正恐鞭韉難施若謂
打鼓弄琵琶愧是鈍漢

湖廣荊州府推官葉南生拜撰

荊州天王水鑑海和尚語錄序

貞元元和間人間佛理悉顯宗風唯楚燈盞猶盛微
直挺生其際鍾湘澤之霽者也一時荆湖鼎朗之間
晃晃燈明如天王天皇龍潭藥德夾山諸方甯龍香
象授衣付盞於其際者遂如日如月如星燦五葉兒
孫幾半天下矣嗣是以還載微載著似以楚俗不勤
修證不愛碑版而頓迷失之致令天王之裔盡屬天
皇遂成淆譌向與報菴菴主東旭諸禪偶一考證慨
狀有如許兒孫猶迷卻祖父之歎夫卷冊易淆山水
道場難沒卽今天王城西天皇城東以別則十里而

遙以確則一城而近而兇龍潭德山晃晃照人間者
乎今天王耀靈乃得沙翁和尚砍開荆棘中興道場
日提拂玄唱其間於時汰豕豚衝緇素雲涌師爲資
權顯實拔楔抽釘取合口猶塵者使人言下便見遂
得語錄若干卷念荊人替時宗風歇絕失迷衣珠再
舉馬祖之機用所謂不歷漸次不假修持荊人信悟
如天王親承說法矣師以余際世變山中結茅將謂
此事亦有依俦不知世變後田荒賦累歲游軍興無
如皮囊何愧摸此中鼻孔不著矣聊爲序緣起若此
江陵報菴王文南熏沐拜書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目錄

序三

卷一

住荊州鐵佛禪寺上堂語錄

住荊州天王禪寺上堂語錄

卷二

住揚州地藏禪寺上堂語錄

再住荊州天王禪寺上堂語錄

卷三

住鄂州黃龍禪寺上堂語錄

住漢陽棲賢禪寺上堂語錄

卷四

示衆

機緣

佛事

卷五

贊

詩偈

卷六

尺牘

題跋

序

碑

附

行錄

返錫荆南序

天王寺中興碑記 二

天王水鑑和尚五會錄目錄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原澄等編

住荊州鐵佛禪寺語錄

師順治十五年戊戌四月於漢陽受請六月十八日
進寺

三門曰潑天門戶迴無闌一任諸人太復還且道新
長老到此又作麼生信步施爲多意氣等閒蹋破上
頭關

佛殿曰蕭條古殿白雲封象好金容冷座中今日相
逢無限意眞香三片竹爐紅

方丈曰咎道悟禪師退居於此奔走四方龍驤虎驟
茲者室冷風生庭空苔長山僧到來欲輓頽風且道
如何施設拈拄杖卓一下曰三尺拄杖攪滄海令彼
魚龍知性命

上堂指法座曰斯座高廣斯道玄妙不遇其人俱爲
虛設今日要見其人麼獅子吼時芳艸綠象王回顧
落華紅便陞座拈香曰此一瓣香樞機天地化育羣
品奉爲

今上皇帝祝嚴萬壽伏願道冠三皇德尊五帝此一
瓣香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奉爲滿朝文武闔國官

僚伏願至人無己天下爲心此一瓣香迦葉師兄得
處只恐依稀諸方老師悟時未必親切今日山僧脚
蹋實地一任天下施行雖狀還知落處麼奉爲寄住
湖州霽山獨冠敬禪師用表化儀乃就座上普白椎
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喝一喝曰百千法門
無量妙義一齊奉施了也還會麼若也不會不妨請
問僧問法社荆南千古在今朝又見振宗風如何是
奪人不奪境師曰漁翁醉臥蘆華裏如何是奪境不
奪人師曰眼開不見舊山河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
曰雲封巴峽人蹤絕如何是人境兩不奪師曰雨過

巫山起臥龍僧曰料揀已蒙師指示開堂祝國又如
何師曰鵬弓一挂狼煙息八表歌謠堯舜天乃曰火
雲炎日燒晴空萬象森羅汗如雨無位真人總不知
鐵牛夜半生言語今日分明舉似君大道迴朕絕寒
暑所以不逐四時凋能爲萬象主包括古今而無忒
來含吐十虛或現大小人人本自圓成處處全彰萬
有不須此外更加求屈指三三原一九還委悉磨鞭
起三聖瞎驢放出大雄猛虎臨濟德山立下風外道
天魔鎔亂走荆南泐道大興隆皇王願祝天長久上
皆復白椎曰諦觀泐王泐泐王泐如是師下座

上堂絲綸垂處無他意一得錦鱗便自休破浪來早
上鉤無邊風景任優游以拂子作釣勢曰有麼有麼
良久曰此間宗風纔展斯道初興錦鱗未必全無只
是不解吞鉤所以世尊拈華達磨面壁德山行棒臨
濟施喝雪峰輓毬普化搖鐸南泉斬貓趙州洗盂乃
至從上老古錐施爲百端無非指點當人本來面目
揭示萬古不昧宏機茲者山僧不憎眉毛如此告報
亦只要諸人鼻孔撩天腳跟點地蹋破是非關擊碎
無明窟灑灑落落佛殿魔宮隨處橫身地獄天堂任
意游戲恩愛不能牽生从不能繫汝諸人還信得及

麼本有霽機非妄得等閒悟取覺風光

戊戌師誕上堂僧問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和尚還有
生滅麼師打曰汝試定當看進曰虛空掣電本無蹤
蹟師曰卜度不著問不問聖與凡如何是當人立命
處師曰石女著鞵水上立進曰旣無滅亦無生因甚
又有十月十二日師誕師曰木人攜杖火中來乃曰
自落閻浮四八季幾回骨露又皮穿而今思枕幽岳
上豈料天王業債牽業債牽來無限意挖泥帶水接
人天豎拂子曰還見挖泥帶水處麼良久曰相逢不
遇調羹手孤負梅華又一季

立職事上堂冷落祖庭今日復開相扶須藉好手敲
唱全賴英才好手出也沝苑轂中增秀色英才來也
山僧舌上起殷雷濟北宗風振荆楚馬師暗地歎奇
哉朕而如此且道那箇是好手那箇是英才顧左右
曰覲面不須重舉似傲霜方見歲寒梅

結制上堂此者開爐大約不似諸方蓋是悟祖沝席
傾頽久矣於今特地冷灰忽燄實爲希有雖朕四大
部洲人及鬼神佛及菩薩盡皆聞名遠造此勝會扇
爐底扇爐添炭底添炭以致同聲而爲歌曰爐韞開
兮望風來紅燄猛兮絕塵埃聖兮凡兮俱不立更將

何處著疑猜汝諸人還覺額上汗流麼

結制上堂爐韞宏開煅凡煉聖鉗錘掌握琢玉雕金就裏全提寧容涓滴格外權施唯許流通所以放行也則瓦礫生輝把住也則乾坤失色山僧今日總不與麼告報只要諸人寸絲不挂赤體荷擔坐斷十方聖凡路絕不須刻期取證豈用畫地爲牢還委悉麼烈燄爐中休擬議莫教燎卻兩莖眉

上堂僧問紅爐烈燄威風凜凜向上宗旨請師垂示師曰三十三天撲帝鐘打刀須是邠州鐵進曰是和尚宗是臨濟宗師曰千聖共傳無底盞鎮州蘿蔔重

三斤僧璉出衆長跪曰某今日請和尚陞此寶座願爲先考生我之德莫由而報伏乞和尚方便指引令其了明生从親證本來師乃曰是此从生一機天不能蓋地不能載風雨不能侵欺水火不能毀壞歷萬劫而常狀游四生而自在佛祖覷之無門鬼神測之難解赤灑灑淨裸裸寸絲不挂只在汝眉毛尖上汝還見麼僧拂袖而起曰如此則先已超度了也師曰恩愛斷時生从斷阿爺本自不相離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卽神水中鹽味色裏膠青如此會太不離當處常湛朕如此不

會覓則知君不可見

上堂離赤水以求珠棄荆山而覓玉癡狂外走與道何益還會麼家珍不必從他覓好自回光直下看

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青蛇上竹一種色黃鳥過牆無限情

上堂章華宮內春艸生章華臺上柳條青翻思昔日霧王宅啼鳥落花無限情要見古今天地古今日月麼屈原雖从家聲在宋玉悲秋辭氣清

上堂莊周夢蝶於枕邊可夢得見夢不見九成聞蛙於月下還聞得著聞不著魯祖見人常季面壁是爲

人不爲人趙州勘破臺山婆子還勘得破勘不破承言者惑滯句者迷流支打落逢磨齒至今天下不關風

上堂四五百條華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隨分受用天不管夜來依舊宿蘆洲好好休休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說得十分真不如親見面要見面麼三月梨花白如雪五月榴華紅似火

上堂秋山虛碧秋水渺茫秋月清皎秋風颯涼北牖開今天自爽南簾捲動晚荷香眞機獨露無回互面

目全彰不覆藏諸人如此會忝三世諸佛無處安名
歷代祖師何勞啓口視外生如晝夜以三界作蘊廬
優游乎太來何礙瀟灑焉喜怒不遷於中運用神通
垂機格外一念頃入無邊香水海無量四天下其中
所有衆生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龍若仙若畜生若
餓鬼若有形無形有想無想乃至情與無情一時化
度各各坐寶蓮華成等正覺雖狀尤未是衲僧分上
事蓋爲衲僧分上無動無靜無凡無聖無大無小無
欠無剩無生無滅無垢無淨如此汝諸人還信得及
麼復說偈曰千聖共提提不起天下欲藏藏不得衲

僧分上事如何不須囓後重添楔

冬至上堂昨夜西風吼似雷今朝六出點空堦游人
若未知端的剝盡羣陰陽自來急薦取沒張乖南枝
暗地破銀顚小人道消君子長一回贏得笑顏開
復舉僧問天童悟和尚如何是不動尊童曰此太徑
山五百里師曰天童和尚道振天下德尊今古頂門
具眼起臨濟頽風所以接一機施一語令人脫體全
彰而不滯於陳蹟今日或有人問天王如何是不動
尊向他道動也動也待他纔涉思惟劈脊便棒且道
天王與天童是同是別具眼者辨看

王學使至上堂一言見諦萬派朝宗聖凡無二古今一揆若是識見依稀臨機難免鈍置不見當時運使張無盡公既爲東林印可復謁兜率悅老悅問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言公曰疑香巖獨腳頌德山拓益話悅曰如此有疑其餘安得無疑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是無公曰有悅大笑歸方丈閉卻門公一夜坐臥不安如病未汗至五更下牀踢飜溺器乃大悟說偈曰鼓寂鐘沉拓益回巖頭一揆語如雷果狀只得三季活莫是遭他受記來運使到此可謂香象擺脫羶鎖獅子遊行自在

後來門庭高天下士亦少許可者蓋由此一番消息也今日學使相訪且道又如何相爲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孤蹤

上堂世尊橫說豎說說不著祖師東指西指指不著諸人朝參暮參參不著因甚麼雪峯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葺與汝相見了也復曰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佛成道荊州太守至上堂不住皇宮向雪山六季苦行悴龍顏明星午夜忽狀現兩眼豁開不等閒舉拂子曰明星現也汝諸人還悟也未若也悟去莫言此

日爲官易須信從葺作佛難若也未悟肝膽此時須
裂碎好看江上侍郎來

除夕上堂季窮歲盡佛法無可商量但得平時田地
穩密免教今日腳荒手忙北禪分歲宰白牛伎倆兒
郎東邨王老夜燒錢醜態不忘爭似天王風味好一
爐松火煖茅堂雖則如此別有風光且道是甚麼風
光欣歡今飲觴幽興今吹簫聚首英賢知有幸今宵
無束任猖狂靠拄杖下座

元旦上堂僧問適逢一歲嘗天下喜季豐一番新事
業不與舊時同且道春魁獨占事如何師豎拂子曰

一枝開也進曰鳳曆催回天地暖一枝先放嶺南來
師便喝乃曰堯風舜日共樂昇平社舞邨歌處處逢
迎委悉麼干戈偃息無爲化鞏固江山祝帝城

上堂太季貧未是貧今季貧始是貧太季貧猶有卓
錫之地今季貧錫也無真淨曰香巖與麼道奇特甚
奇特要且只知其貧不知其富洞山卽不狀太季富
未是富今季富始是富太季富唯有一領墨黥布褊
衫今季富添得一條百衲山水袈裟歲朝抖擻呈禪
衆實謂風流出當家師喝一喝曰大小禪師向者裏
說貧說富俱是徐六擔版也未在天王茲者也不貧

也不富遇飯喫飯遇粥喫粥也無忤季與今季一道神允萬境閒夜來夢到天宫裏扭著梵王鼻孔尖復喝一喝曰也未在

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打鼓普請看人人面皮黃

春日上堂東風乍起倍精神柳眼梅顙笑轉新無限風光藏不住數聲幽鳥出煙塵日蕩蕩兮雲漠漠西來祖意絕疎親金圈栗棘閒拋出吞跳莫教鈍置人所以男兒須蹋上頭關豈甘苦海受沉淪舉拂子曰等閒識取龜毛拂萬紫千紅不是春

解制上堂僧問解開布袋口放出水牯牛且道向甚麼處去師曰腳下無私天地闊進曰綠楊芳艸紫雲嶺上恣遊戲綠水谿邊任放憨師曰淺乃曰十月十五結正月十五解結解兩重關其中有光彩徹頭徹尾笑春風善始善終護天龍今朝瓢笠都拈起萬水千山去路通

復舉道悟和尚自馬祖記前後卓錫天王寺人莫之測有崇福者家鄰寺巷日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畱一餅曰吾惠汝以陰子孫福一日自念曰餅是

我持太何以反遣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福間之頓領玄旨因投出家悟曰汝咎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後得沩住龍潭高風遠振乃出雲門沩眼兩宗師曰茲者山僧親履其地風景依稀家聲未墜雖有無識者竊師之嗣以爲其祖混淆蕩盡有何益乎今日要見獻餅人麼鷺鷥灘上翹雙足蝴蝶園中叫一聲

徑山和尚計至挂眞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天邊木馬遠嘶風海底泥牛空喫噎要見徑山老和尚麼乃指眞曰咦

住荊州天王禪寺語錄

順治十八年辛丑五月重開天王寺

師至荒基曰募艸荒煙幾百春葛藤那復說諸人今朝斬斷疑情盡萬古天王孰敢爭

建拈華殿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千二百季灰冷而今忽爾先生奉爲本寺開山兩宗之祖一代之師道悟和尚并及本寺第度獻餅崇信禪師普同供養此一瓣香已在鐵佛拈出天下共聽共聞今日重新舉起再令見頭見面奉爲臨濟三十二世棲賢獨冠敬禪師僧問荊棘林艸木丘一朝忽起崔巍殿閣爲復

是神通爲復是妙用師曰妙用神通掌握中乃曰千
季祖席埋雲冷一旦中興氣象新免窟狐窩俱擊碎
石頭瓦塊盡翻身拈華老衲從今現微笑頭陀再悟
眞自此一番功業立普天布地盡回春且如何是回
春一句乃作拈華勢曰諸人會麼
建梵天閣上堂高閣巍巍插梵天盡塵沙界唯一望
自朕瀟灑絕諸塵誰不心空得高曠匪獨此時法門
興况乃當來作榜樣作榜樣須是諸人登一回方能
物物無遮障

結制上堂僧問法幢復啓祖令當行欲定干戈誰是

其人師便打進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
塵師復打乃曰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全提乾坤
失色若是精金美玉臨爐豈避猛火苟類敗種焦芽
望風自朕遠遶天王今日把住牢關看汝諸人向甚
麼處出氣良久曰當下劃朕開隻眼何須立地覓根
由

僧生薦巖請上堂天命季逢意氣高不同俗子醉香
醪華封枉獻三般祝王母徒呈一對桃妝盡繁柯誇
美事看來誰識小兒瞽爭如就裏生涯好故請山僧
報劬勞朕則劬勞遠逝欲報難遭今日未免借拄杖

子神通令伊存亡一會各見逍遙遂拈拄杖向空畫一畫曰會麼過太先宗塵點劫於今不隔一纖毫端狀全體雲中現不挂寸絲精赤條浩禪如此汝還信得及麼復以拄杖向空畫一畫曰交

上堂舉雲門曰終日喫飯不曾噉著米終季穿衣不曾挂著縷師曰雲門如此提唱未免令人棄水覓波馳求別有今日天王要且不朕終日喫飯滿口是米終季穿衣通身是縷諸人直下諳端倪飽食豐衣無盡已無盡已都是自家底喝一喝

明哲鬢度上堂僧問答曰崇信今朝明哲請問是同

是別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乃曰看破塵緣終日昏傲朕奮志扣空門金刀斷卻青鬚髮便是如來的子孫三道惡因從此息雙親罔極盡酬恩更教努力勤精進方見大雄猛世尊且如何是勤精進莫是朝暮功課灑埽焚香麼此是吾門小學要且難見世尊莫是堅守毗尼淨修梵行麼此是無繩自縛要且難見世尊莫是觀門持誦苦行頭陀麼此是門外之繞要且難見世尊莫是博究三藏廣覽諸子麼此是舍人涕唾要且難見世尊既總不是畢竟如何得見舉拂子曰如此折合出家須讓英霸漢其若沉吟敵勝還

他獅子兒

佛成道上堂午夜明星誰解看眼睛瞎卻老瞿曇至
今狼藉難收拾幾度風荷自不甘何也箇段光明自
古橫三豎四何須特地奇哉便乃透七穿八致令承
虛接響孤羣滿地抑見賣狗縣羊魔黨多方者樣沒
意興漢今日思想將來若一味毀辱伊園林不看寒
梅放宇宙爭知春又回若一味慶贊伊話頭一落人
間也引得時流亂畫描且道畢竟如何擊禪牀曰珊
瑚枕上兩行淚半恨君今半憶君

除夕上堂萬里未歸人漫自欣欣喜旅泊幾何長兄

復值歲底百千一幻身韶光如流水勸君早思惟莫
待臨時悔且道悔箇甚麼空在閻浮走一遭未曾蹋
著自家底顧左右曰衆中若有箇傷不甘底出來道
和尚和尚休寐語我衲僧家尋常處處是生涯頭頭
成活計饒他臘月三十日到來分文不欠於人任我
手舞足蹈樂而無已有麼有麼若無也好薦取

元旦上堂寶鼎香燒祝聖躬無邊壽算等虛空條風
塊雨普天下道泰時清萬化中卽此意又何窮謳歌
鼓腹樂季豐

春日上堂臘盡春回林間宿鳥先投語風和凍解澗

底新濤早遞琴梅破隴頭清香襲襲桺舒隄畔翠色
依依時節至理自彰萬景煥而爽目一機契以快腸
灼狀寶藏知誰委笑傲風卉我獨狂因甚如此不見
道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

薦嚴請上堂僧問當陽一句無生話薦拔入靄脫苦
輪如何是當陽一句師曰全露一毫頭進曰薦拔又
作麼生師曰久渴含愁態一雨屢歡顏乃曰天宮三
十三地獄一十八苦樂總不干一眞淨無雜凜凜廓
天寒神鋒出寶匣生也外也得所由去也來也任騰
蹋春風蕩蕩兮艸青春雨漓漓兮華發圓寂含禪百

日周今朝受薦證菩薩且道證箇甚麼菩薩十聖三
賢位莫收二三四七也難畱灼狀終不標名號高跨
毗盧頭上頭

上元解制上堂火對銀華慶賀上元良夜游郎舞女
樂賞太平芳辰彩繡閣簾挂華堂鑼鼓處處喧天
簫管家家市地無端笑倒然燈古佛范狀忝殺賜福
天官道人雖是不尋常無事倚闌觀自在相逢正好
話般般耐耐芒屨似虎快狀則九十日中揚旂布陣
精戰幾回不顧血散魂飛皮穿骨露今日功圓勞賞
聽歸朝野又作麼生不經汗馬苦邊庭爭見勳高人

蓋代

復舉僧問鹽官安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官曰卻安舊處著僧送至本處復來請問官曰古佛過太久了師曰國師覲面提持儼若細雨灑衣看不見閒華落地聽無聲者僧臨機錯過不知掬水月在手弄華香滿衣今日若有人問天王如何是本身盧舍那與伊劈脊便棒

佛涅槃上堂二月十五日如來般涅槃無限癡男女聞著盡心寒殊不知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安得有生歟乎既無生歟且道如來卽今在甚麼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看看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徑山容和尚忌上堂子規啼血染華枝記得太季此日時流水白雲常在望恩光何處不逢伊

上堂無限春光纔見來桃華開亦李華開忽狀又見春光太枝頭枝底都狼藉始信光陰不待人勸君不可無本據有本據黃鳥聲聲陌上啼明明都是西來意

追嚴請上堂僧問太季此日先師圓寂今季此日天上月蝕月蝕與圓寂端的請師酬師曰兔馬有角進

曰此意蒙師指薦拔又如何師曰牛羊無角問昨日天王堂上和尙今朝大通院裏陞座不涉二途請師一接師曰天晴日暖進曰風芹有路超調御九品華開聖果圓師曰華開不在春枝上別有風光一段奇進曰恁麼則親承沝力撒手逍遙去也師曰不往天堂不入地獄乃曰太季此日驀地歸無影對頭華亂飛今季此日來受薦倒跨山門入佛殿就中一著有多般格外全提超方便頭頭上明物物上見海底起紅塵晴天走閃電須彌山上浪滔滔龜毛繩束虛空腰石女木人換手拍萬象森羅齊點額猛力金剛喝一聲聽取天王熾狀說不須說生从由來夢裏身涅槃原是眼中屑著不得今取不得無相無名無生滅既無生滅且道無相老宿卽今在甚麼處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結夏上堂江陵郭外古寺天王肇自悟祖元和大唐殿閣高廣廊廡脩長古槐龍竹插庭中而瑞影重疊翠桺喬松護徑外而景色深蒼氣吞荆楚狀壓瀟湘宗風散而驅魔遠慧日曜而曉夜長是以流芳百世千古弘揚惜乎幾歷兵燹灰狀盡已消亾瓦礫徧而生荆棘鐘聲斷而臥虎狼四衆無依仰人天失所望

幸爾時復至其理燦狀彰駐錫剛三載已構幾雲堂
可以棲煙水可以作寶坊冬結外生制夏設禁足方
勸諸人歇心狂湯將艸鞵繫且自挂盃囊安居平等
智同憩圓覺場務豈養牙爪庶亦操鋒鉞期待九夏
滿爲汝別商量以拂子揮一揮曰衆中若有箇漢出
來道和尚旣爲臨濟兒孫應用驅耕奪食之手况乃
結夏安居禪人敦請陞座安可與人打葛藤乎山僧
不覺莞爾一笑何也衣裏寶珠人盡有輕輕一點自
輝光

明英夫人請上堂六月六日天盛暑浹背長流汗似
雨竟無一處可清涼方見熱則天下普更有夫人道
念堅破炎而來不畏苦殷勤三拜請陞堂遂爾喧狀
擊汰鼓逼得山僧無處藏高登寶座分明舉舉頭
上華冠冠正鮮夫人不是等閒女

解夏上堂金風初拂火雲漸消解開布袋任爾逍遙
踢徧三千世界詎知大地無寸土看盡五湖風景誰
識總添妄情生妙道匪從外得霸機本自現成火不
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涼如此會得不須續鳧截鶴
安用棄水覓波如此不會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
念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汝諸人且道太卽是

不忒卽是眼內有筋定得價皮邊無血一生貧

僧成僧伽黎請上堂僧問華座高登四衆圍繞與學人處是醍醐是毒藥師曰驚王擇乳素非鴨類進曰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寧師曰養成頭角始驚羣乃曰諸方禪水漉漉天王禪乾爆爆故爾一季口未開柴邊不覺生白醖悲此法門下衰時野鬼閒神盡稱付只圖利養媚檀那地獄業因全不顧單傳直指委何人生死無常誰冒怖動著星兒煩惱生山僧每自捫心哭今日慈禪太無端堅請不禁盡吐露遂屣兩手曰百千沱門無量妙義一齊分付了也

苟能直下搆忒便請歸家穩坐其或未朕更聽葛藤一上出家之兒貴脫生死莫學世間癡狂便把先陰虛擲看他釋迦老子六季兀坐方得明星出現神光立雪不等閒心安誰識斷臂苦臨濟三遭痛棒高峯六季墮枕所謂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天王苦口無餘祝養成頭角始驚羣

師誕上堂慚愧吾儂道業荒一季一度引人忙陞堂伐鼓無言說聊借龜毛爲敷揚豎拂子曰見麼擊香几曰聞麼聞見洞朕開笑面一人有慶萬人歡佛成道上堂六季雪嶺忍饑寒受盡千難與萬難一

見明星肝膽碎大千原不隔毫端報諸人子細看
夜明星如玉團會悟俱皆俊骨者何須獨讓老瞿曇
所以道人本具如來相妄想執著不能觀若能觀
任從高臥且加餐

上堂舉古德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
悅不堪持贈君師曰古德雖是徹底風流檢點不無
慳吝茲者天王迴住邨落水闌山遙禪德特來虔辦
香齋禮請說汰豈可徒狀相負未免聊述一偈邨中
何所有門葺水一河自己用不盡人來贈一波且道
與古德相忞多少

上堂岸柳含煙冷谿梅破雪香西來的意灼爾爲
宣揚會得者笙歌鼓裏醉扶歸人生一段風流事會
不得者名利場中爭熱鬧他生猶恐不如意要如意
須猛勵天地本同根萬物原一體急自問來源誰倒
復誰起

除夕上堂一季三百六十日誰憶今朝結角頭夢裏
若能心眼活來辰拜舞定封侯

元旦上堂萬戶千門齊夢覺普天巾地一時新要知
此箇真消息寒盡梅華報早春

薦巖請上堂僧問百艸頭上無邊身剎剎塵塵盡本

眞更有一般奇特處萬絲牽動鐵崑崙且道亾露今日五七還來受薦麼師曰沙市街頭千尺井觀音寺裏兩箇經進曰淨智妙圓本無變異那箇是亾露無生面目師曰昨夜落華雨今朝流水香進曰如此則謝師指示亾也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乃曰五七三十五行人未到家秋風吹杖笠玉露冷袈裟舉望鄉關遠回頭日已斜迢迢何處亾萬里寄寒鴉魂兮歸來四方雖極樂爭及此安華舉拂子曰無生妙體縣如鏡萬古千秋不覆遮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一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原澄等編

住揚州儀眞地藏禪寺語錄

康熙元年壬寅八月本寺監院齋縉紳啓入楚請師十二月十二日進寺

三門曰不須彈指門自開幾重樓閣任徘徊腳頭腳底無勞說相見依杖笑滿顚

地藏殿曰度盡衆生方作佛不知生佛總虛名寶珠在掌分明照萬里無雲點太清

佛殿曰釋迦已過亾彌勒未曾來卽今誰是主隨喝

一喝曰當陽正眼開

祖師殿曰九載少林空面壁再參一喝耳雙聾從斯徧界腥風起殃及兒孫事不窮

方丈曰不學毗耶杜副口豈同摩竭掩雙扉今朝高布漫天网直打猢猻彩鳳歸

上堂師至泐座拈公啓示衆曰仲尼眼目逢磨骨髓盡在者裏玉振金聲其或不曾更爲宣過宣畢指泐座曰寶華王座已爲諸人露頭露面了也若也未見試看上面擦土擦沙便陞拈香白椎罷師曰五載荆南下直鉤餌香拋盡意無休如今移釣依胥浦莫

有鯢鯨破浪游有則出來上釣看僧問中興天王道風已振寰宇再住地藏爐鞴重開吳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高空有月千門掩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古路無塵獨自行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把斷勞關無湊處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開綫道任君行僧曰料揀已蒙師指示開堂祝國又如何師曰四塞八蠻歌舜日十洲三島樂堯年乃曰見到行俱到宗通說亦通揭示人天眼剖開佛祖曾霜月清皎兮物物照徹太虛寥廓兮事事包容任運可游戲隨處立宗風是以眞州闡玄化於眞歇卽斯鑾江繫

小艇於中峯遣風煥狀尚在景槩靄爾如同而山僧
腐物津梁欲謝泉石久思何以古剎而見名弘暢濟
北之眞宗實乃捉牛以拽耙確狀回避無所從乃揮
拂子曰旣爾此時無避處且拈白拂指虛空復豎起
曰會麼等閒豁徹無他事處處開眸見祖翁

李學使至上堂僧問談玄說妙鼓粥飯氣晏寂身心
鬼家活計諸方作略卽不問地藏家風事若何師打
曰棒打石人頭進曰人歸大國方知貴月到蒼梧氣
象新師曰更買艸鞵乃舉老子謂孔子曰使道而可
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

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
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師曰老聃之言
陋矣今日地藏信手拈來要獻可以獻要進可以進
要告人可以告人要與人可以與人不費纖力安用
躊躇遂展兩手曰吾無隱乎爾

上堂舉太平佛鑑和尚曰桃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
只一色燕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祇一聲師曰大小
太平將謂起死回生不知彊分節目今日地藏收歸
一處勿令揀擇桃華紅李華白枝頭消息都漏洩燕
子語黃鸝鳴就裏生涯覷面呈但見皇風成一片不

知何處是封城

上堂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世尊四十九季橫說豎說還是爲人平不平禹疏九河流通天下還是爲水平不平蹋破鐵鞵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雪峯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趙州八十行腳還是有覓處無覓處長慶坐破七箇蒲團霧雲三十季見桃華還是費工夫不費工夫馬諭豈能窮萬物羊亾從自泣多岐

上堂仲尼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外者不得與於斯文也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不立文字付與摩訶迦葉朕則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因甚一人傷感其文而不行一人不立文字而傳道要識二老麼若將文字論高下敢保驢季未徹頭

上堂僧問言旂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如何是空劫已旂自己師曰雨過落華紅滿地進曰不見一法始是半提如何是全提底意旨師曰行人猶自不知春進曰二邊俱不立中道不須安畢竟在甚麼處相見師便打進曰棒喝交馳行格外分明箇事作家知師曰囀後圓光知幾重乃曰正法眼藏亾古亾今無向背涅槃妙心無生無滅絕行藏不許當

機領略那容覲面承當殺活縱橫誰敢近視與麼時
節世尊拈華未爲手親迦葉微笑豈稱眼快臨濟喝
德山棒不勞拈出秘摩又道吾笏何須提起柏對子
木樨香空誑小兒瞽子胡狗雪峯蛇徒自弄精魂其
餘十智九帶五位三關不須齒及何也本來不借修
因得那用多方太指陳復說偈曰萬竹陰陰愛日長
熏風吹入卻清凉偶來一句閒閒話喚醒幾多瞌睡
郎

地藏誕啓建無遮大會上堂濁世沉迷沒了時未曾
回省暫思惟所以累我地藏菩薩千生百劫不能得
證菩提刀山劒對時時長爐炭鑊湯日日新又累我
地藏菩薩歷古摩今不能成就佛道今日海沙翁見
義而爲觀機而作將十方世界衆生一時度盡徧十
八重地獄徹底掀空亦令地藏菩薩取證菩提圓成
佛道遂拈拄杖左邊卓一下曰要見衆生地獄麼等
閒一陣西風過無限枝頭盡落華右邊卓一下曰要
見菩提佛道麼新秋夜月光輝皎南北峯頭一樣明
且道因何致此復中間卓一下曰紅粉易成端正女
無錢難作好兒郎

佛誕上堂僧問隨緣赴感卽不問慶賀迦文事若何

師曰九龍吐水浴金甌進曰若朕者乾坤添瑞色日月轉光輝師曰七蓮涌地承雙足進曰果爾泐化光天德師曰香煙縹緲結成雲乃曰普天於此日慶賀釋迦尊獨有韶陽老要打與狗吞且道慶賀底是要打底是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復舉古地藏和尚問泐眼禪師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泐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眼曰在心內藏曰行腳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眼窘無以對卽放包依席下求決擇師曰古人一語非獨玄黃有辨亦且逼塞虛空致令理窟

詞盡湊泊無門奮朕一擊虛空粉碎方知一切現成所以泐眼一宗流通天下原夫者片石功豈小小哉今日地藏庭下也有片石敢問諸人在心內在心外若在心內心內豈容片石若在心外與心無干且道畢竟如何復說頌曰心內心外不可著不可著處沒來由偶朕借得偷天手佛與衆生一并收

地藏誕上堂九子峯頭示現身三途海內度迷津志將諸有都窮盡方作泥洹灑落人如此可謂地藏菩薩悲心致切願行彌深今日檢點勤勞虛設殊不知盡大地是箇地獄又有何天堂而可往徧十方是箇

天堂又有何地獄而可出若也會得天堂地獄原無異佛與衆生共一家若也不會今日寶珠光一放照了鐵圍萬國幽

再住荊州天王禪寺語錄

上堂僧問上有天王下有地藏兩座道場或上或下今日歸來有何法說師曰虎渡綠楊藏睡眼龍洲芳艸隱昂頭進曰如此則坐致太平共樂無爲師曰知恩誰是報恩人乃曰自出荊南已四季歸來景物尚依狀庭葑柏對垂青翠屋後楊枝帶綠煙海會聖凡仍踊躍雲臻禪子復踴躍報君兩耳分明聽大道由來不變遷雖狀日往月來韶光若箭相見人人朱顏凋謝又如何說箇不變遷底事揮拂子曰須知別有孃生面一度回光轉現葑

建東西禪堂上堂逢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人鼻孔捺天箇箇眉毛拈地岳居穴處無爲而樂不知有玄路可尋奇特可慕及至有馬祖禪堂百丈清規之後負笈擔囊參詢南北高堂廣廈隨處安寢而鼻孔眉毛反摸捺不著何故所謂作此堂者有損有益居此堂者有利有害雖朕欲會賓主句分明問兩堂

師四十大誕闔郡弟子請上堂僧問麟繞其室聖德垂於萬古龍吐其水佛教演及千秋聖德佛教且不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有眼無耳呆六月火邊坐乃曰太季三十九今季又四旬世事何如急光陰不饒人今春買得權真州抵四明育王曾兩宿太白只一行仰觀鎖翠額改作景倩亭不思構亭者念與斯山存今人何故爲抑人矜己能良心安可在况復義與仁途爾乃返權福巖埽祖塋三月得歸寺天王又相迎五月仍長發七月始至荆今又十月二諸賢慶賤辰賤辰不可慶無滅亦無生相期諸道者證取不

壞身如何是不壞身等閒一鴈凌空語聞著人人可內清

結制上堂爐韞重開自有斬新氣象鉗錘再握豈無可鑿之材碧潭明月再三撈攬赤肉團邊直須薦取不可勒三暮四爐韞之所多鈍鐵央央庠庠良醫之門足病夫或仍佇思鄉關萬里

說戒上堂衲僧境界不尋常舉足下足解脫場左之右之成妙用橫也豎也自風光脫羅籠今出窠臼轉天關今移地軸衝天意氣格外機舒卷提持盡殺活誰冒束身持禁戒行也坐也不自在三領袈裟搭搭上

肩幾聲咒語冒頭蓋者樣爭號活圓通明明埋於有
相界衆中還有無相行持圓通道眼底麼若無天王
落第二門頭太也遂招衆傳戒

佛成道上堂冷坐六季人不知明星一見果希奇通
身慶快無窮樂雪裏梅華只一枝

除夕立春上堂一歲今朝始便休幸逢春日又開眸
邨東老父敲画鼓舍北兒童輓木毬相喚相呼同翫
賞自歌自舞樂優游人生幾度遇斯景未得心閒空
白頭現苾還有心開底麼有則出來呈見解大家攜
手上高樓

元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普天之下共樂芳辰
露柱稽首祝堯風而永扇燈籠下拜願舜日以長明
干戈休靜人人鼓腹以謳歌是非殄滅家家百慶而
千祥林下衲僧隨緣樂道飯蔬飲水聊延歲月有時
浩歌一聲引山青而水綠有時密移一步動風行而
艸偃非世亂所能致蓋太平而使朕還委悉麼但得
冒頭除妄想自朕得見好豐季

解制上堂喝下承當未足親棒頭取證可憐生青天
白日開雙眼又向傍人覓路行所以玄沙不出嶺道
風一種別朕清於今若解知端的免教走北又南詢

上堂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
華人若恁麼太妄以別峯相見尤是操守不堅若不
恁麼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雖狀白雲乍可
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

建天王殿上堂一莖艸上現瓊樓端的一回白汗流
安處四王身不動護持國土振宗猷

檀越送彌勒佛上座上堂兜率天宮不冒住無端乃
爾下生來爲他濁世沉淪者布袋解開人不回孰謂
衆生容易度卻教憨坐玉樓臺今日喜逢同一會是
生是佛笑顏開何故塵勞火宅焚無已誰信龍華有

快哉

上堂釋迦老子道一切衆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
住真心性淨明體汝等今日還知常住真心性淨明
體麼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蟇蚯蚓一時鳴

浴佛尼領信女請上堂尊貴天生自不同丰神纔出
獨稱雄周行七步乾坤窄一顧四方眼界空浩蕩胃
衿忘世表超然氣骨振寰中至今處處難回避惡水
季季淋一通殊不知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
如水中月汝等盡大地人至四月八日浴佛不知何
佛而可浴乎須自脚跟拶破面門迸開露真機於腦

後屢大用於目莽方乃驗俱胝不下笠子指趙州驀
直臺山千古風槩靄狀一朝舉起慶甚良久曰拂拂
熏風來殿閣骨毛寒徹醉心開歸恩無限天人供白
日從教起沔雷喝一喝

鑄鐘上堂火內翻身見好手紅爐跳出始稱雄幾回
費盡鉗錘力今日功成便不同所以挺出人莽範模
宏大號令叢林繩規雍肅朝扣焉上徹天宮羣仙天
衆悟圓通而齊成正覺暮擊焉下通地府山君水王
消鬪爭而早得解脫况無主孤魂有心衆生一聆清
音頓悟真常狀則耳聽終不會眼聞始得親

馮總戎北歸請上堂秋風颯颯梧葉飄飄祖師面目
廓爾昭昭如此會得秋空皓月光輝皎照了今時及
往時如此不會夜靜坐來身未暖一聲鴻鴈海門開
所以霽機撥動珠回玉轉處處故園春色奚論終條
及蓬島在在家乡田地何分楚國并幽州來也澤及
荆南霑雨露歸也風生涿鹿菊華黃祇如奉旨榮歸
又作麼生皇恩真浩蕩聽唱凱歌回

上堂舉世尊初生雲門曰我當時見得一棒打殺與
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曰雲門正令提持無容餘
地可謂將此身心爲報佛恩嗚呼視此秋晚之時宗

徒亂作望世尊大恣以雲門忠義之心出手匡扶又奚可得哉復說頌曰指天指地振家聲獨自稱尊示好音打殺雲門雖手轉誰知報國見丹心

上堂德山入門棒臨濟入門喝如此立門庭知君也大鎔爭似我天王一切都不作東廊來者東廊行西廊入者西廊坐菜是淡黃蘆粥是渾纓絡噇飽憨憨眠不知紅日過如此意分明如此誠灑落識得自家底不須妄穿鑿拈拄杖喝一喝曰若也都不會又忝驢腳

佛成道大意髻度上堂西來大意乃釋迦悟明星而起圓顱之僧實陳如髻鬚髮爲初是以西天四七東土二三所傳者傳此意也衡嶽匡廬天台五臺所居者居此僧也便乃處處得舟而登岸人人假路以還家塵勞無縛生从門開奇哉衆生俱有佛性只因妄想不能得證良久曰剗卻門葍艸天朕特地來

到棲賢上堂若據此事非黃非黑無相無名天地莫能配其德日月莫能諭其明江山莫能齊其壽聖凡不得作其侶造物豈能遷運鬼神莫測端倪洋洋乎大而充塞十虛茫茫焉小而入一微塵且夫明明歷歷迴脫古今惜乎今日宗風變異人事更常不但無

由發明此事而此事漸而惛惛矣何也蓋爲今日爲師者全不諳從上風規一味麤心浮息只貴門庭熱鬧不顧大沴凌夷爲學者亦不具擇沴擇師之眼唯趨勢趨時而入俱以佛法禮樂擲之度外如此寧不悲哉是故何由發明此事也今幸諸人入此寶山須將平日氣息拋向漢陽江裏更入紅爐重新煅煉儻得一回心光發露似乎藏天下於天下狀筭有何隱藏雖狀鵬鳥鷗魚可變化井蛙穴鼠不堪爲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二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三

嗣沴門人原澄等編

住鄂州黃龍禪寺語錄

康熙七年五月重開黃龍寺七月初六日進寺

三門基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汝諸人因甚把手牽不入以拄杖畫一畫曰腳下從今紅綫斷寸方無礙任君行

佛殿基曰乾坤作殿還猶小日月爲燈未足明爭似黃龍者座殿無量劫上已圓成還識殿裏底麼喝一喝

方丈曰問佛荅佛問祖荅祖此是諸方外語安能活人玄要料揀照用主賓并及五家宗旨說得尖新亦是諸方套頭何能致使學者機用通變海沙翁今日雖則息影斯山退居此室見義寧無勇爲拊案一下曰要識活祖師意麼移取黃鶴樓來向汝道

上堂指法座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且道是箇甚麼物看取上面注腳便陞拈香曰此一瓣香山嶽高而難竝水源長以莫京奉爲

北闕之至尊祝南山之萬壽伏願八方奏凱歸王化萬姓謳歌樂太平此一瓣香至高明時無聲臭極廣

大處見精微奉爲滿朝文武本省衆官伏願金城永護龍象窟湯池常繞梵王宮乃就座白椎畢僧問黃龍古道場洞賓販依處今日幸復開面目依舊出如何是常狀不動面目師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進曰一朝舉起從弄事嘉聲傳布五湖聞師曰黃鶴樓頭吹鐵笛等閒聞得也驚人僧再進語師以拄杖約退曰住住縱饒雲興百問瓶瀉千酬究竟與當人分上總無交涉若是箇漢不妨回光自照心眼洞開隨處垂手以興祖道瓦礫變作瓊樓玉殿茂艸盡成佛面金身不唯祖庭光復亦乃宗風丕振衆中還有恁麼

人共相唱和應

復舉先黃龍住此山日上堂有呂岳真人出衆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者守屍鬼岳曰爭奈囊有常生不從藥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岳曰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岳於言下契悟作偈曰棄卻瓢囊擻碎琴於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弄鎔用心師曰黃龍機乃天王悟六世之孫沂流而上南嶽讓爲八世之祖源遠流長所以靄丹一

點起从回生呂公亦是箇豪傑之士三舉不第便乃遨遊黃鶴岳陽樓上自謂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及至黃龍詰之窘無以對再拜稽首方得心開黃龍囑令加護遂爾名振傳燈還會麼栗中世界須親見鐺內山川莫浪猜

寒食上堂割股奉君介子德遺功不賞晉文昏更加猛火焚渠从千古聞聲也斷魂大衆且道介公卽今在甚麼處良久曰覓則知君不可見山僧指點杏華邨

結制上堂一棒一喝著甚从急一語一默轉求轉遠

不見道霽炎耿耿智體如如今古洞朕聖凡靡間若以三月安居九旬禁足正如蠶蟲作繭自纏自縛拈拄杖曰不必區區撈水月誰家竈裏火無煙

端午上堂今朝五月五上江下江撻鑼鼓謂是龍舟尋屈原謂是投江祭角黍三閭忠言而不用懷沙作賦何其苦大招小招而不回汨羅江上清風起人生得失夢中看勞勞天問何所有不如收拾歸來免教狼藉在千古喝一喝

中元上堂慎終追遠世人皆朕禪和尤且不朕若識得自己面目方識得父母面目識得父母面目方識得一切親姻面目所謂本來真父母歷劫不曾離豈可以黃錢白紙腥膻俎豆而爲慎終追遠哉要識真父母麼瞻之在并忽焉在後

中秋上堂皎皎桂輪天際寬照我松牕肝膽寒抖擻起來行一徧腳頭腳尾不相瞞

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止是我白雲端祖頌臨濟三頓棒底頌子鼓林美傳以爲照膽神珠沙翁也有一頌雖不敢竝駕而驅朕亦似東施之捧心一并舉似無端發問三遭打打斷驢腰心不孤不因桺穀傳

書信何能得到洞庭湖

重陽上堂九日登高俗氣不除龍山落帽潦倒風顛
爭如者裏眼眼相觀坐對空庭何故明季此會知誰
健好把茱萸子細看

上堂有時頭戴寶冠身穿纓絡十人見之十人驚怖
有時腳穿艸屨身服弊垢千人見之千人歡喜情知
衆生要小法不識法王有大乘擊禪牀曰人人

建法堂上堂祖庭秋冷無人問法道顛危孰可扶高
閣高樓成現用法堂法鼓是誰圖男兒浩氣自埋沒
先哲恩光亦太孤遺業若還無志復噉茶噉飯滿江

湖不是黃龍多饒舌爲言爾輩莫心麤法堂今日高
豎起任從東壁挂胡蘆

到棲賢上堂僧問向上一機請師指示師曰桺舒青
眼南隄翠梅破銀顚北鴈香進曰春至百花香滿地
師王座上語無私師曰汝因甚不會進曰今日始從
親薦得乾坤無法可追尋師曰四野黃華開似錦一
湖春水湛如藍乃曰漢上彭善信積經保身康迎我
登此座更乃爲發揚湖光山色今露頭露面桺綠桃
紅今絕蓋絕藏耳聞眼見今自家受用瞬目揚眉今
何用商量會得如來真實義行行蹋著是舟航

到度門上堂心宗肇出有祖以來東山之道北宗大
起聲光赫赫徧滿寰宇道業巍巍充塞人間惜乎泐
鼓停聲祖燈掩燄致使萬壽山常季煙鎖楞伽峯終
日雲籠大通塔七零八落張說碑苔裏艸封祖道不
振人天攢眉幸有本寺勤舊玉泉諸禪迎我晉座澄
公住持斯山整頓舊日風規提持現菴泐令沙翁到
來何以贊助卓拄杖曰泐鼓再撾聲韻遠禪燈重朗
照無私

護國和尚四十大生迎師至寺上堂師曰魯班門下
弄斧方是高手大海岸頭賣水始見作家若是久戰

沙場不遇名兵宿將終是功名不就今日還有久戰
沙場底麼僧出問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三宗今
聚晉喜氣甚堪誇喜氣且不問如何是一會家師曰
天無私蓋進曰禪非見聞非見聞不顯經非語言非
語言不轉律非威儀非威儀不彰離此三事請師再
示師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乃曰今日是我護
國禪師四十大誕之辰特請天王登此華座旣登座
已說箇甚麼卽得若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此是儒
家工幹奚用余言若以五時八教三經兩論此是講
主茶飯現有三泐師在又奚用余言記得我臨濟先

祖有則三玄三要公案今日拈來酬唱一回願我禪師與此大法并駕千秋又使祖綱不致寂寥臨濟一日上堂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便下座數百季來拈提雖有其人似乃太生穿鑿不知祖師垂手頭頭指點處處顯現殺活臨機沉吟錯過若以配合尖新攢湊恰好以爲祖宗命脈朕亦何益於祖宗哉而學者不知拈來信手指點由誰浩浩淵淵總歸一致反以棄實就名屢轉沿襲以爲本分朕亦何益於本分哉今日要見三玄麼觀體全提

任殺活臨機那得有途程要見三要麼手握金鞭問歸客夜溪誰共御街行要見權實照用麼閒把一枝無孔笛臨風吹出孰知音要見臨濟麼寶劒揮時天地靜剛刀纔舉斗牛寒朕則汝等諸人又作麼生會復說頌曰大法誰傳老逢磨門庭赫赫續淳沱三玄三要明宗旨一舉臨時會也麼擬議還他雲萬里更加穿鑿又如何今朝捧出祝君壽萬載千秋不較多伏惟本寺堂頭諸和尚包荒下座

住漢陽棲賢禪寺語錄

康熙九年閏二月十二日進寺

三門曰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且道門內是甚麼
君子入門卽見

彌勒殿曰天上之彌勒地下之彌勒驀爾忽相逢一
笑生歡悅

佛殿曰佛者覺義覺者何義新婦騎驢阿家牽千古
萬古妄流傳以拄杖畫一畫曰坤六斷乾三連

伽藍堂曰君等力護精藍蓋是親受如來之囑託茲
者焚香祈禱不希望君等內而布金外而降魔惟願
禪和子無毛無病水足艸足何也安閒樂道無饑迫
任我屋裏販楊州

祖師堂曰七佛以堇未列世系拈華以後六十九傳
你卽我我卽你相逢不必重說偈言

方丈曰汝認得我眞我認得汝眞合當覲面呈伎倆
汝有半斤我還汝八兩何須背後亂商量若能如此
諦信敢保彼此事辦

上堂指法座曰此大寶華王座猶若楞伽之山未具
大慧者登躋豈免戰身而赧顏試看海沙翁今日自
由自在一回直蹋上頭關便陞拈香曰此一瓣香語
大則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則天下莫能破焉奉爲
今上皇帝聖躬萬壽伏願帝業千秋垂衣裳而天下

治此一瓣香名不得狀不得千聖萬靈全承渠力奉
爲滿朝文武天下官僚伏願主盟斯道以至公之心
自誠意者用不欺之力此一瓣香任重而道遠上之
荆下之揚釣竿砍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便休今旣
移壇來此未免重添注腳奉爲興陽老師問扶豎門
庭必藉超羣英傑流通法眼還他過量大人打鳳羅
龍卽不問大振宗猷事若何師曰傾盡此時心進曰
恁麼則此日一言金石重江南江北大家知師曰正
在斯時進曰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此中來師
曰各與一頓乃曰楚王城畔汝水東去黃鶴樓葑湘

水西來大別山頭華光冉冉黃鵠磯上煙雨濛濛歷
歷晴川漢陽對色淒淒芳艸鸚鵡洲葑更乃玉笛江
城梅華五月古鏡未磨漢陽不遠汝諸人且道是此
地境耶西來意耶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逾海越漠
來我東震旦國接引大乘根器還是妄想心耶真實
心耶良久曰大法洞明眞鐵漢小根魔子漫承當下
座

督府大將軍至寺漢陽太守陪伴上堂春山蒼蒼春
水茫茫春鳥啼淡對春人走高岡處處善財路門門
古佛鄉霽雲忽開眼覩見是桃華趙州偶伸手摘得

是楊華唯有釋迦不知時拈來金色波羅華非獨飲
先發一笑至今狼藉在天涯喝一喝曰住住今日檀
越入山空說大乘之法乃屢拂子曰將軍自有過人
志太守風流出當家高山流水知音在不用重畫有
足蛇

佛誕結夏上堂雲從龍風從虎今日棲賢寺裏結夏
安居十方雲水一一來此拘折拄杖挂盃盂按下雲
頭忘賓主所參莫參黃楊禪所學莫學蜂鑽紙直須
肝膽俱裂碎都教通身汗如雨大地山河一口吞那
有佛時那有祖任饒釋迦出頭來一棒打殺與餒狗
且道憑箇甚麼意氣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上堂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一句廓然無聖話九季面壁待誰來馬師鹽醬知多
味百丈鼻頭痛不衰南方來北方來腳下寸絲都不
繫芒屨從此曬高臺良久曰吾有知乎哉不知也
端午上堂禪之與道是甚麼破艸屨佛之與祖是甚
麼爛冬瓜西天東土路程迢遠鄉語不同那管他狗
子有佛性無佛性罔明出得定文殊出不得定今早
檀越送得糗子人各喫了幾箇晴川樓黃鶴樓看他
龍舟鬪上底鬪上鬪下底鬪下忽狀贏得一頭臂中

不覺十分欣快何故雖狀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
始休諸人還贏得一頭也未若也未得有寒暑兮促
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

解夏上堂秋風一陣兩陣來秋雲三片四片起風雲
若能通變化等閒出山作甘雨

上堂禪禪達磨離梁無度船折蘆過江古今宣黃梅
夜半傳衣盞南嶽菴弄磨甌禪禪大愚肋下築三
拳歸來依舊撒風顛鎮州蘿蔔如天大趙州親見老
南泉禪禪楊岐三腳驢白雲把磨牽誌公不是閒和
尚拄杖頭邊翦尺縣惹得至今天下說心說性如來

禪打風打雨祖師禪波波叮囑老婆禪牽緣不斷葛
藤禪休太牕弄習學文字禪須來堂中兀坐枯木禪
如此倔強杜蠻禪更來胡作歪廝禪可笑如今傳法
者眼弄皆是拍盲禪

中秋唐小江斲七孝子國珍請上堂有商量處沒商
量八月中秋看夜光皎皎一輪無隱蓋外生何用著
悲傷不悲傷雲在青天月在江如此則小江不曾外
也汝等還知不外面目麼若也沉吟恍惚沙翁重爲
指南西嶽華山之峭峻乃小江之頭也東嶽泰山之
脩長乃小江之足也南嶽衡山北嶽恆山之左右相

互乃小江之手也洞庭青艸鄱陽丹陽太湖之淵渼
乃小江之五臟也漢江浩浩不舍晝夜熾狀說無間
歇乃小江之舌也如此則小江面目現在手足炳狀
且何用悲傷也狀此略而言之若廣談須彌山之高
聳得非汝小江之身乎兩輪日月之光明得非汝小
江之眼目乎九曜七星之霽通得非汝小江之毛孔
乎四大海水之浩淼得非汝小江涎液與大小便乎
四大部洲山川林藪之重疊得非汝小江之衣被乎
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又不任汝小江衣被中說法利
生乎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又不任汝小江腹中住大

名山起大樓閣建大道場乎卽汝孝子順孫又不任
汝小江腹中立業興家允紹門庭乎旣爾如此則不
曾遠離又何用悲傷也况乃小江證此無生無滅之
性充塞虛空之身亦宜其慶也如此會得豈獨汝小
江一人而已哉盡天下人生乃無生歿乃無歿一體
渾融往來自在良久曰紅輪必定沉西太亾霧那得
不歸來

送雲禪人之揚州地藏上堂吾子西辭黃鶴樓霜天
十月下揚州漢地收來秦地管權將驢子送揚州腰
纏亦無十萬貫跨鶴蕭蕭下揚州搭上鹽舟如馬快

不問斷頭船子下揚州但成大對作蔭涼休言有錢
到處是揚州禪客雲來如問訊也來施爲屋裏販揚
州若得斯風行天下沙翁開眼坐地看揚州雖狀芒
屨竹杖春三月夢裏頻添野興賒莫道荊州天王不
到揚州出現

劉原聖原賢請上堂聖賢之道迴出情常非其人不
與言非其人不與傳今日言矣傳矣且道如何是聖
賢之道擲下拂子曰鴛鴦繡出從君看更把金鍼度
與人

兵部進士山右楊耀祖同弟文學烈爲太翁明樓忌
辰請上堂恩重丘山情未已須憑汾雨薦親爺生曾
三十季持素感發二郎文武車一點靈心常不昧幾
季香火屬誰家如今親受法王記去也來今眼不花
且道太翁卽今在甚麼處揮拂子曰佛祖位中畱不
住夜來依舊宿蘆華

儀真衛守楊耀祖爲太翁誥封請上堂皇恩浩大重
如山誥贈將軍豈等閒不是一人承雨露何能滿戶
集歡顏春風細柳花應放黃閣絲綸旨幸頒誰謂吳
天難可極綠袍金帶繫腰間雖然且道太翁今日還

來受贈麼雨霽園林華灼灼風清春樹鳥關關

王治醇爲父忌辰請上堂生身父氏歸何地果日中天氣象新會得明明塵不歷鋒刀何處喪渠身拳拳正月十七日處處隄邊柳正春牽子徒勞燒白紙爭如就裏見雙親卓拄杖曰還見雙親面目麼復喝一喝下座

其父正月十七日死於賊

天王水鑑和尚五會錄卷第三

天王水鑑和尚五會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原澄等編

示衆

夏日示衆參禪圖了生外非圖名色也近見學者抱魚目作明珠藏燕石爲至寶不但惜而不舍兼亦傲狀自是如此病正在膏肓雖有蓋國之明醫而不能瘳矣所以天王三開爐鞴百番垂手不見有一箇半箇大悟大徹者實可捫心浩歎也茲者春光忽謝夏景初臨燕語高梁荷香遠沼梅風拂而滿院清麥氣逼而通身爽特與諸人露箇消息良久曰全身脫落

無他事眼裏耳裏不是塵

復舉大愚之和尚曰大家聚普喫一莖藿若喚作一莖藿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全提向上密顯箇中處處現成頭頭受用此從上老宿設機垂手之婆心也狀則不喚作一莖藿喚作甚麼憶惜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

示衆竹戶曉開山色靜柴牀午夢覺身輕家風一種無人會添得黃鸝三五聲

示衆禪不在參道不在學一任高眠乾坤寥廓復曰黃鸝啼破綠楊煙無限春光如玉削

示衆今之學者認箇昭昭靄靄守夙之鬼以當平生便了生外嗟夫殊不知鄭州出轡門遠之遠矣若是英靄漢子氣宇如王將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情與無情聖凡迷悟一齊收來捏作一團狀後撒開山河大地還他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還他萬象森羅乃至情與無情聖凡迷悟各各還其本位雖則如此天王看來猶未稱作略且道天王又作麼生神光透徹威音外笑看空生坐石岵

重陽示衆風颯颯雨瀟瀟東籬菊綻正香飄山堂盡日無思算唯與故人守寂寥且道那箇是故人拍膝

朝時至向毛頭星上悟得智慧德相人人本具又如雪峯爲箇胷中不穩時節未至三登投子九上洞山構之不得無可奈何一朝時至被岳頭一拶向鼇山店裏成道又如霽雲爲箇孃生鼻孔時節未至三十季來東求西乞了無下手空費艸屨一朝時至向桃華枝上識得根原更不別疑狀則從上大聖大賢之人欲作世出世間之事靡不遇因緣時節而成卽如山僧爲箇千佛大閣時節未至十二季中耿耿於懷心心無間致使入楚來吳風波江上不辭三千里行路難之往返茲者一旦成就如釋重擔如病得汗通

身輕安不勝爽快此時山僧歡喜主山神亦歡喜諸人亦歡喜又豈非因緣時節一遇而狀哉狀則不獨一閣成就卽大雄殿地藏殿一時告竣燦狀霞映正是一句中具三玄一玄門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諸人還識權實照用麼地藏佛殿常相對樓閣門

卉問善財

機緣
問如何是應時及節句師曰溪苑華間飛蛺蝶長隄柳翠囀黃鸝曰就此偕路還家得麼師掌曰看取路頭

撰述

天玉水鏡香齋金鑑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竹杖芒屨煙水杳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到處逢人解撒沙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爲憐三歲子不憎兩莖眉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太阿無剩馥大坐當軒孰敢窺

問如何是天王境師曰夜溪靜聽江濤吼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日午鼯眠鷗夢清

孟太守問人人俱有佛性因甚不見師拈起龍眼曰要見便見守曰者是平常日用的葉司李在傍曰且喜堂翁今日瞥地師曰貧道卻被二位看破

三月三垂問山僧昨夜得一夢夢見霧官與眞武慶

生官以兩手捧一盤而頭俯伏於地曰世間所有者小卒不敢獻上頃獲一寶且不論其價尚人所不識續申鄙悃敢祝千秋聲未盡忽被迅雷驚醒試問霧官所獻是甚麼實世間無有人所不識自代曰春風迎竹戶夜雨滴華心

問要緊處乞師一言師曰穿衣喫飯屙屎放尿

問僧汝試放箇光看僧打一圓相師曰漆桶上又加了一道箍僧無語師呵呵大笑

問眼光落地時向甚麼處去師擊露柱曰向此去

問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未審明甚麼

邊事師曰換卻汝眼睛穿卻汝鼻孔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

問天王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道箇甚麼師曰山色湖光開法眼鳥啼華笑見雲門

問荊州古戰場何日干戈息師打一拂子曰但自歇心狂四海清如鏡曰野老不知堯舜力蓼蓼打鼓祭江神忒也師復打曰非汝境界

問如何是地藏境界師曰千竿脩竹插雲漢百鳥投棲自遠來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灰頭土面無堪用要柱人間稱獨尊如何是人中意師曰等閒拈出烏梅子換卻諸人眼裏睛

問一葉落天下秋不風流處也風流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風流曰坐看空庭黃葉舞穿衣喫飯不知名師曰苦哉佛陀耶

問僧現成公案道道曰雨過蒼苔溼師曰引不著僧喝師曰喝不著僧又喝師曰放汝三十佛事

爲達磨開光梁皇殿上道不識明明一語不覆藏少室峯葺分皮髓全機顯露在當陽自此光明照不夜人間天上更輝煌燈燈續燄傳千古赫赫流芳敵萬

方狀則既有如此莫大光明今日何須不肖遠孫始
可爲其開光雖狀要假兒孫腳下行點開灼破四天
下

爲沙彌髻度賈島答季曾反俗汝何又要入門來塵
埃斷處髮鬚斷了悟凡胎卽聖胎

爲舍利起龕當時恁麼來面目撲撲覺華開於今恁
麼太腳底雲山俱蹋碎一朝驀爾歸家搖手正謂適
來夫子時也適太夫子順也而又安得言之外乎生
乎且道臨行又作麼生常樂地中畱不住輕狀移步
往他方

舉火炯炯光明不覆遮乾坤洞燭絕千差好著眼湯
生華就中消息露些些直下與麼會太石中有壁豈
能含精潤頭頭皆受用其或未狀攬火炬曰一句分
明親切語殷勤付與丙丁公

師野游見白骨數具乃拾而焚之舉火曰骷髏骷髏
一臥荒郊不計秋於今指汝歸家路麥浪堆中翠色
浮

爲雲石起龕兼請祭嗚呼子之爲人兮朴且剛子之
處世兮澹以常子之染衣兮潔而淨子之斷髮兮志
猶皇奈塵緒縛而無計脫今日逐奔忙其幾幾覺悟

蒼生之不遠兮欲修以未遑詎料忽焉殂落兮令人
淚出痛腸嗚呼榻冷牕寒兮信吹黃梁吾今告汝眞
言兮確實還鄉者邊那邊常光不滅其赫狀兮又何
悲以何傷影落落聲揚揚家山行到見空王拽杖引
之

舉火任爾英雄與傑士到頭難免換皮囊今朝劫火
洞朕發觸著通身放寶光好計取快承當千古萬古
永莫忘

爲恆作頭舉火魯班門下已經弄鑿拈斧天王寺中
曾來挂搭披衣昨夜笑而復舞手今朝偃而亦攢眉
世緣旣已謝空合悟眞機雲冉冉非江北江南
皆寶所乘時贏得莫空歸其人卒歿
爲河南居士起棺人人本有靈光寧容更加半點處
處無窮受用何妨再進一步踢破生从關截斷凡聖
路此界他方人間天上一任橫行何分僧俗若也會
得棺材瞪眼原非妙信步超方須自行

舉火一生一歿大須難結角羅紋火內看欲問亡靈
何處去翩狀端直到河南

爲亡僧舉火生芥多爲別人忙从後枯形實可傷一
副皮囊直甚物煙消火滅看郎當雖狀山僧更爲點

出金剛不壞眼睛令汝照天照地擲下火炬曰一朵
曇華火內香

爲澄源起龕撒手長安古路頭因緣大事一時休臨
行句子分明薦一帶青青艸色浮

舉火覺海真空澄源湛寂覲面全提原無隱諱桃紅
陌上今歷歷無生之旨桺綠谿頭今明明不滅之機
直下豁狀親領會全身末後看光輝便燒

爲余學士起棺嚴風凜凜碧落輝輝大道淵源廓露
全機悟之在人今頭頭是路迷之滯蹟今處處無依
茫茫執而不反今漂漂乎何止明明茲以揭示兮汲
汲乎無違朝聞夕外兮榮而有幸啓手啓足兮信朕
全歸以拄杖擊棺曰臥在此中原不杪密移一步看
龍飛

爲明覺封龕萬法本閒華鳥靜唯人自鬧往來忙而
今收拾歸家去一髮一絲都掩藏

起龕行人萬里送春歸一路華飛點翠衣急急向葑
消息好莫教遲鈍上頭機

舉火佛號大覺汝名明覺先覺後覺其揆一也於今
指汝歸何處火燄堆中是道場

爲亾僧舉火北地生南方外一靄性了無依舉火炬

曰承此火炆三昧力了狀證取潑天機

爲觀指起龕蘄州是汝生長處揚州是汝游行處眞州是汝回曾處且道那裏是汝常樂處弄頭更有最高峯殷勤行到自怡悅

舉火爲最上乘人說最上乘法觀指其爲最上乘者况與我僅一江之隔亦乃爲鄉人也安得不互相發明末後大事觀指汝勤求禮拜爲最上乘歟顯心持誦爲最上乘歟堅守毗尼爲最上乘歟乃至造象印經種種功德亦爲最上乘歟若最上乘者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實人生至大之事今旣撒手宜當體悉舉火炬曰觀指本來面目觀體露炆我今爲汝眞實指點終不虛也

爲了狀煅骨盤走珠兮珠走盤信手拈來顆顆圓非但汝今獨解了十方諸佛體皆狀體皆狀體皆狀火燄炆中生白蓮

爲王吏科起棺富貴功名當等閒難畱生从片時間兒嬌室內腸幾折父老堂中淚欲漚四十一季眞作夢百千萬劫到家山而今琴劒誠無用望斷秋風人不還雖狀一色杏華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

下壙到家田地不多爭七尺溪溪埋白雲莫謂今朝

空手忞文章千古一匡墳

爲指印封缸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只如指禪建五臺梵剎於八省通衢之地開古林戒壇於衰殘落莫之秋是塵勞先起耶海印發光耶今日總歸瓦棺內任從佛眼覷無門

爲大智舉火般若大智如大火聚近之通身燎卻豈容立地而思智禪智禪知不知曇華一朵插頭時

天王水鑑和尚五會錄卷第四

天王水鑑和尚五會錄卷第五

嗣法門人原澄等編

贊

金陵長干舍利寶塔

有序

舍利者何謂佛之眞身也寶塔者何謂吳大帝所造甬此眞身也大帝初未信吾教適遇康僧會曰卿教何驗會曰吾佛舍利禱之卽來遂命禱之三七日中不應會曰佛以慈悲爲心苟不應則使此方衆生斷滅佛種矣於是痛舉佛號三稱卽聽瓶中鏗狀有聲啓之舍利宛在瓶中矣大帝與羣臣

撰述

聚觀歎曰希世之瑞也會曰舍利威神世間無能壞者大帝不信命力士擊之錘砧俱碎而舍利光明白若由是虔造瑠璃寶塔函之特使人天瞻禮蓋佛以清淨熏修百劫無異成此金剛種性堅固無以比論常住世間饒益衆生况有求卽應禱之來哉海獲瞻此寶相寧不製以伽陀贊之贊曰

瑠璃寶塔插長干內外光明耀日寒未信大雄身不壞卻從力士亂捶鑽修成智種無人見煉就金剛任爾看千聖萬霸同稽首贊之莫極一毫端

明州鄞山阿育王舍利寶塔

有序

佛於曠大劫中修持金剛三昧至般涅槃得舍利八斛分爲三分天上人間龍宮各起塔供養而人間八國分之阿闍世王得其一分有八萬四千顆至阿育王能役鬼神碎七寶末起八萬四千塔徧散四洲晉太康中有劉薩訶者身陷地獄將無出期乃聽梵僧指求舍利遂於鄞山哀懇三日寶塔從地涌出光明騰耀色青如石高尺四寸廣七寸露盤五層四角挺狀中縣金鍾舍利綴於鍾下四繞俱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八部等象精巧殊特非人能造海乙巳春親禮眞身諦觀舍利大如芡

實其光五色蕩漾不可迫視再觀如珠旋轉乃問
從者書記何若曰黃色大如菉豆又問侍者曰綠
色大如黍米又問行者曰無見曰再觀曰總無見
嗚呼舍利一也何見有不同是知衆生業力熏烝
遮障輕重此一驗也佛以微妙功德應現世間隨
機說法直指人人常光若也依俦不會豈不孤負
大雄而又自昧本有哉於是稽首而說贊曰
金僊隨類放光明驗盡衆生業重輕世上若無佛慧
照直教大地作幽冥

釋迦佛

不出龍樓惟悴後何能徧界示金身諸魔湧自生瞋
惱天上人間只一人

文殊

浩浩淵淵心未灰青獅騎著上高臺南方佛法如何
說贏得玻璃茗一杯

觀音

補陀岳下白華香歷歷聲聞不覆藏試問家家觀自
在如何又向客途忙

初祖

百萬程途入此邦擬將大法授梁王不知反致身無

撰述

天王本鑑和尙王會鑑卷五

三

著一葦蕭蕭又渡江
唳不是熊山空脫太
幾乎流落在他鄉

六祖

腰石黃梅蹋碓夫如何
作得祖規模至今面目
難藏掩多少人來描画
圖咄休画圖暫谿月滿
一天孤

天王悟

馬祖八十四人師爲傑
出歸隱渚宮啓大爐韞
崇信獻餅乃嗣其緒遂
出兩宗震動天地有僧
道原混師苗裔天下競
爭徒勞心力况師道大
如光如日節使拋水衣
都不溼千古洪名欽僧
史籍獨師道場鞠爲荆
棘愧余繼之乃舉百廢

臨濟

四大本無誰契棒尚言
拂著似蒿枝宗風從此
傳天下都是淖沱百世
師

天童悟和尚

道震太白兮開天下衲
僧之眼目德敲金粟兮
破四方君子之執著燈
續龍池兮起後代兒孫
之殃禍寂歸通玄兮動
遠近山林之訐嚙不肖
於今奚所之焚香稽首
空王座

徑山容和尚

撰述

天玉本錄和尙王曾鈞卷五

聖賢既作天秉人龍恢弘祖道力輓頽風蕩混淆於
汰亂之秋嚴統尚在誅邪解於濫觴之際別集猶存
况師之德業洪遠所以是帝是王問道其子其孫未
後光明今通身舍利砌如鱗四山雷塔今巍巍千古
鎮人寰四山黃檗福嚴金粟興陽

沙翁自贊

本懷上請
師別號沙翁

者富川子行季四十一無所能三坐道場說法十季
往往垂鉤釣金鱗而不遇處處張弓射聖人以難逢
非餌香之不鈔蓋水清而無魚於今持汝西川公達
本懷時方許渠

又禪人請

謂伊有所長兮見之也只鼻直而眼橫謂伊無所長
今聞者何故膽戰而心驚白棒一條整頓臨濟濫觴
一時之汰道赤手兩片中興天王湮沒千載之祖庭
於今歸隱無方公且在人間作馬牛欲識勞生功業
處荊州鄂州與揚州

又

覓之不可見猛狀在目奔離卻意忘卻言謝郎原在
釣魚船師俗姓謝

又

咄哉者漢不合時宜呵叱學者痛排邪師謂今天下所學者無乃糟魄所說者總屬支離或人曰既今天下所學所說一皆如此而汝之道非止不師汝將恐削汝蹟伐汝對且汝之言總是招怨惹非沙翁聞而喟狀曰有是哉吾果不知時

又

戒秉雙徑浚續棲賢眼空似海膽大如天熱罵古佛痛打飛僊而今休也收拾爐鉗浩歌歸來今林下短笛橫吹兮水邊生涯無多兮自足曲股枕頭兮幽狀

又

四大爲身俱是假夏來紙上託形模也須認取渠真面禮拜燒香意不孤

又

黃龍長老天王和尚聞名富貴見面郎當有時高譚闊論疑他是戰國蘇張有時信筆而揮猜伊是張顛素狂日午長申兩脚眠夜溪翦燭讀騷莊雖狀自在還由己爭奈侍僧瞌睡慌

又

二十難染三十開浚四坐名坊奔上走下仲宣樓上作賦賦難佳黃鶴樓中題詩無好說夏來騎鶴太揚

州腰間銅錢無一百

又

衰殘髮已半垂霜那用描來挂法堂看徧人間無此
漢息心未得氣昂昂

又

放憨放癡妝啞妝聾身披紫服手握青筇時而山上
時而水中問渠何以欲釣獐龍唳夜靜水寒魚不食
滿船明月載還空

又

富川樓上思歸切九頂山頭望杏帑幾度攜囊還挈
杖業緣羈絆不能旋於今衰朽脛無力難得波波光
祖筵放我故園松菊下敲風打雨樂餘年

又

肝腸一副曾無遮蓋每與學者曰而汝參禪須是涅槃
堂裏用得不可圖他舌便口滑知解文章妄擬玄
旨而今非汝爲狀卽乃匡徒領衆者要求親識鼻孔
洞達宗乘不可多得苟住一剎機巧多般以支口體
故沙翁本來無意於斯獨將白眼看人忙豈謂無法
與人增吾爲臯人哉更復組之繪之爲軌爲則而汝
焚香稽首而我寧無愧於中乎

又

邨僧邨僧問伊何能業如山重福似羽輕不知律儀
嬾打葛藤開口見膽楂滓不存邨僧邨僧者樣行狀
那好載上傳燈

又

自從飯後通消息處處逢渠無暫時雙徑報恩住不
歇更來持盃入龍池道峯金桌曾畱榻末後靄山也
太癡有便宜沒便宜觀他天上月輪孤失卻手中橈
一枝

騎牛老君

老聃道不行騎牛入函谷苟非遇關尹道德何所屬
雖在在方外未免秦失哭咄猶龍一語聲難卒

鍾馗進士

明皇晝夢爾爲鬼藍袍著身劍手舉欲除天下虛耗
孽致使人人無恙苦爲鬼尚朕有此心爲士如何反
害人

天真秀才

凡人立於天下者形也形之能舉動者眞也眞兮眞
今其誰與并兮萬物壞兮渠不朽兮

東坡居士

山色谿聲蘇子之面目常在玉帶鎮金山坡老之汰
施猶存若黃州惠州瓊州乃其塵垢不足爲道况其
行爲天下法言爲百世師苟非祖位重來開覺生民
者安得有斯人爲一遇哉

坡爲五祖戒
禪師後身

莊子

謂汝以有心兮既見詔而何不遊梁謂汝以無心兮
何囂囂狀著書以詆侮賢良豈物之不齊而有言兮
以斯道諭一馬而全彰莫庖之技進而無全牛兮乃
心浩浩而口洋洋卽子之言以爲贊兮大覺莊周萬
世一遇其猶日暮者也

詩偈

登大別山

漢陽對色爲誰栽春雨春風一杖開煙火萬家忙不
徹幾人撒手問心來

登漢陰山

曾聞抱甕息機心恥辱大賢賜也淡芳艸落華春再
至行人舉眼湯沉鎗

登晴川樓

西望瀟湘意未休乾坤萬里一登樓襄王雲夢清思
斷神女於今待孰游

登黃鶴樓

重構危樓接太清等閒登眺小天人只知身在白雲
上不識世間有垢塵

游玉泉寺

十載相思夢亦牽偷閒驅馬到蕭肱陵空鐵塔青天
破沁谷玉泉白石穿橋斷雲邊忘故蹟碑殘艸裏憶
先季皓公諸祖今何在擁目堆藍起暮煙

鬼谷洞

天狀一種難描貌想是洪濛先有渠喜爾眞人居甚
樂名高何必帶金魚

青谿

張儀蘇秦曾問道因他鬼谷悟眞人至今谿水流無
異不見僊翁寂莫身

登仲宣樓

何事憂心不放開登樓作賦亦悲哀才高爭若眼空
者一望章華成劫灰

登沙市寶塔

覽勝閒登塔戶開楚天寥闊獨徘徊風爐萬頃含孤
照無限游人空手回

初至荆游天王寺遺址

有鐘被火化爲塊鐵人屢竊卒雷雨驚退

劫火焚時鐘獨鳴私心敢用自雷驚江干常對清波
涌殿閣空餘春艸生千古淵源分兩脈一朝勝事付
全傾蕭蕭轉盼荒煙晚諸子扶歸竹杖輕

梅華十詠

次古韻古題

尋梅

爲憶南枝暘玉神樞衣帶霰夢魂眞行唵信步白雲
裏悵望平欺紅粉人凍蘂飄香依壑對疎林凝碧隔
風塵感思臥雪殷勤者令我空山惜遠春

臘梅

占斷羣芳最有神一回霜傲一回眞半牕疎影黃昏
月滿對輕妝金襲人孰共寒姿情澹澹孤陳瘦骨絕
塵塵清香幾度隨風去贏得西湖兩岸春

早梅

嚴風幾歷轉精神剛得陽和態自眞雪色欲迷尋艷
鶴暗香多醉翫華人羅浮夢破山山月姑射煙含對
對塵堪惜當季何遜子官將情戀廣陵春

全放梅

傲骨藏聲似有神被霜帶月自幽眞不齊羣卉棲凡
鳥全放瓊華醒夢人老幹參差蒼翠迴玉條長短豈
侵塵沉淦難盡其中意聊洩枝頭一點春

茅舍梅

寂寥茅舍冷精神幸有冰華可慰眞香動石邊浮細
艸影流谿畔逐漁人歲寒豈畏三夏月枯淡難生世
外塵獨恨翠禽偷辦去五湖盡作碧壺春

庭梅

不棲岳壑隱芳神唯占丹庭對對眞入枕香魂驚化
蝶隔簾明月動愁人瑤琴白晝多幽興玉磬清宵徹
遠塵只爲凭闌惜雅態青衫染得十分春

西湖梅

高樓獨上望華神兩岸寒芳碧水眞雪散渾忘三竺

寺風生愁殺六橋人戍歌處處關山月細雨霏霏灑
玉塵漫謂江南消息杳蘇隄香冷幾回春

山中梅

冰肌裊裊太多神不待輕妝趣自眞冉冉迷南嶺
客沉沉香拂北牕人唯堪幽谷生平老豈染雲間半
點塵分付狂蜂與蛺蝶漫來枝上弄僊春

玉笛梅

笛聲何處卻多神飄遞江南韻自眞幾點疎華雲外
鷺一腔煙粉鏡中人玉樓夢斷關山遠竹榻魂飛散
入塵莫是武昌三弄者蕭瑟五月落寒春

觀梅

孤標獨占百華神
幾度觀來幾度真
片片白雲清夢
眼層層翠浪動詩人
胷中浩蕩吐新句
筆下風流破玉塵
不是鐵心寒徹底
爭知別有一般春

天王偶成

画棟鋪雲曉色新
華堂帶雨翠粼粼
青松綠竹閒栽徧
鳳舞龍翔勝舊春

挂笠嗟有序

余挂笠荆南十又一季
所覓天王遺址一朝從艸
萊中而得驅狼逐豹
庀木興工殿閣廊廡粗以構
就碑版銘記與夫所宜之物
亦乃備焉原以先天
童先徑山未了之案
余乃繼之其帶曉披星悍勞
忍苦雖是爲人所當爲
實乃爲報二先人之大慈
恩也信菴禪人領造洪鐘
五火方就心亦良苦特
成五詩以發緒言
蓋見挂笠之事如此
鉗錘幾歷出頭來
贏得清音徧九垓
通報五湖學道
者間時須覺眼雙開

風流徹體顯圓音
一點無塵表素心
天上人間誰箇
似清機撥著動沉吟

拖泥帶水出胞胎
勢壓諸方吼法雷
繼起五宗兩祖

脈兒孫常憶信公來
祖席重光振楚荆五湖唯一清間徑山巖統炳狀
著南嶽青原廓爾分
十載殷勤絕曉昏祖庭恢復報師恩而今功業稍稍
備護惜全狀賴後昆

挂鐘

不受紅爐幾煅煉何能全體有光輝於今要作出頭
漢再上一重發大機

天童埽悟和尚塔

撥開雲路上玲瓏澗水谿華觸祖翁掀起當年河北

令千枝萬派出天童

壬寅秋歸鄂州富川祭埽先塋有感
當年何事出鄉關今日思惟實汗顏杯茗不堪爲大
供簪纓換得衲衣還

歸富川寓興曠寺因人事繁作

野外人歸興曠寺憧憧夾道往來忙諸賢要見沙翁
面還是從葺謝十郎

歸山塗有序

余住維揚地藏之四季歲維乙巳天王禪人以余
季值不惑敦迎還荆明季春王二月謀之巨石於

寺西天王山葑對立塔幢藏余朽骨方形七級高一十二尺廣七尺四角金剛葑列獅象左右雕以羽族華芳之屬又造脅山殿覆之余念德涼難以克當諸禪人乃進曰天王道場傾廢千季而師一旦重新又荆自宋元明以來久不知禪今乃有歸亦師開闢其地其人實師爲中興之祖茲奉以壽藏師何讓焉余曰臭皮囊終不免歸山僅偕此作歸山計湯陰十省識者無誚焉
把釣江湖意已休歸來高臥此山頭皮囊湯謂無交涉付與牽波正管丘

大事關頭無壯時舟藏於壑力能移從教造物隨分化運來運來聽所之

知見紛紛莫妄求外生須是見根由箇中通暘原無我夢裏那容蝶化周

南陽塔樣問耽源潭北湘南起話端爭似天王親指出高標丈二任人看

劈破洪濛布赤金一龕風雨莫能侵繞簷星月難描貌夜靜軒葑寒影淡

外後何須擇地安乾坤總是一邨山鏡華水月身如幻累爾殷勤作此關

一二三文道路淡疎山舌底費沉吟天王此日曾無
隱匠作依工百二金

丈夫氣宇蓋乾坤古也今兮總一門可問於今誰是
主不須從後大招魂

收拾傀儡歸來莫教催迫始心回泰山晉嶺垂千
古帝主王侯安在哉

八角磨盤四面通皇皇如此立吾宗等閒識取歸山
公華落華開樂未窮

復蘭齋次韻

春齋落落擬僊官一枕皇風獨自安對月無心翻貝

葉看華有意種幽蘭興亡試問誰相委榮辱何妨爾
挂冠芳艸空庭垂舊綠清香衣染十分歡

同蔚狀游紫雲臺次韻

紫雲飛盡艸披離恍惚窅冥誰是師白骨橫眠生短
歎殘碑斜倚發長悲風塵歷歷磨千古江海蕭蕭鎮
一時憶我登臨雙目冷幸同朱履蹋華枝

送晦山禪師住霧隱寺

歐峯破額住持久今又幡狀入冷泉祖父田園旣紹
得且載松竹引風煙

寄宋容菴太史

撰述

天王寺鐘和尚五言銘卷五

楊林渡口老禪翁八載如何信不通想是於今手腳
利高提祖印起宗風

歲暮寄孫季穆

臘梅西舍放幽香折得一枝無隱藏寄與白沙孫學
士嗅來滋味豈情常

次韻荅聖鐸禪師

聖自蜀還南有纂續古尊宿志

同氣連枝共一聲玲瓏流出派原清心通先哲誰能
似道振時賢孰可爭掩土爲親離越國還鄉再過蜀
王城他年纂就禪宗史四海駸駸有令名

寄武昌黃明震

鄂城原是楚王宮溪隱還如在萬峯對色鳥聲清耳
目廓然何事不從容

寄解元王報菴兼嚴方山小莊修郡乘

尼父春秋如日烈馬遷史記若霜寒卽今荆國人文
物盡在三公潑墨觀

次韻荅德山枕石禪師

何堪指我應菴身溪愧當季崔氏人翻憶武陵春色
好望來猶覺倍精神

天王悟俗姓崔

寄明克學使

名遂功成身退易超生脫外實爲難君今若冒言菴

薦十月霜風撲面寒

爲汝開喪子

子夏哭兒失所目樂天喪子割其腸只知恩愛情難遣不識人生夢一場

黃龍興復次定生上人韻

祖席飄零剩古臺誅茅斬艸賺吾來因憐楚國宗風暮翻念黃龍泐道灰有水有山堪卓錫無聲無望好徘徊於今衲被蒙頭坐日對長江捲雪堆

黃龍落成爲逸老之意次福昌禪師韻

闢開三要及三玄宇內聞聲別有天已構一椽念祖德未施大手話難圓荆湖春雨青林茂鄂渚秋風黃菊鮮泐道濫觴無此日誰能相共整危顛

黃龍徹源泉

萬波浩渺嶺南出一派流長濟北來大徹源頭渾不竭運回濁世洗塵埃

爲黃明震

有序

子瞻爲五祖戒後身其天慧穎脫爽朕見於文字茲明震黃公自夢端和尚後身余以其及門問道十有二季往往發言大有由來再來之人迴朕不同塵俗特與是句印其自覺而覺於民也

大覺方知先世因身葺身後一天真臨機廓徹當軒
句好去指歸岐路人

本懷上書記回蜀作此勉之

向上無一事永字有八法如此著手書不計季與月
忽朕筆生華字字皆龍蛇黃龍與妙喜叢林兩作家
處處居記室頭頭撒土沙三關及竹篋如此作生涯
傷風犯手者抱管叫阿爺道流須志強一回便承當
管依我晴川今從我天王形影十二季也受其風霜
羽毛雖未展爪牙聊已彰云云西蜀太我未許束裝
記得管人曾有語馬祖還鄉道不香

寄度門寺泐瀾澄管座十偈

命爾揚州住地藏如何不冒便承當腰包頂笠度門
太火種刀耕艸木香

南能北秀出東山道大名傳天地間今日宗風真一
變閒神野鬼鬧禪關

兩京泐主三帝師肩輿上殿聖迎時跏趺坐見君王

重也看於今克盛兒

神秀禪師住度門爲兩京泐主
三帝國師跏趺坐觀君肩輿上殿

大通諡號大通人明鏡臺縣絕點塵宇宙至今空浩

浩度門唯一枝春

楞伽孤峻峯猶在萬古泐場不易磨張說手書碑自

見論師竊比大山河
依沑住持不寂莫晉山風穴亦單丁正宗家計渾朕
別一任庭葍艸色青
少林壁坐九青黃接得神光一箇郎恩大已酬歸故
國至今雙桂潑秋香
澗水山華活祖意嶺松岳柏實伽陀分明指點無人
會又引闍黎費力多
道流住得最高峯俯仰羣山眼界空正令提持施棒
喝克吾宗者豈無從
十載投身爐鞴中煅成一物號霽鋒人來欲問眉間
事血濺梵天滴滴紅

天王泐派

慧海原清淨臨波鑑宛狀一燈繼古道祖脈自綿延
寄懷金龍寺楚菴璨

黃葉飄飄落滿堦馳懷未已思悠哉不知近日成何
事唯見松梢片月來

爲中旭通

宗亦通兮說亦通大千收在一塵中有時屢出人天
看旭日高縣宇宙紅

送劉振公

聲名振起傳燈錄公道誰家無此心自古聖賢對妙
用直將大地作黃金

爲毘侍者

漫言學富可當事須信多聞亦枉朕盡日眼開無別
物布毛吹起笑從堦

爲慶侍者

莫謂春秋方二十虎生三日氣吞牛大鵬九萬扶搖
上豈是搶榆小鷺鳩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五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原澄等編

尺牘

復雪岷方司李

諱象璜

別來未幾青黃兩度倂仰允儀心焉如擣唯台臺灑
灑淩懷蕩蕩施設治政之間有若庖丁解牛公堂說
法無待清獻間雷苟非睿明洞開曷能臻此超遙容
與哉李君學士好道之人承指乃參貧道貧道不引
枝蔓唯以本分提持且未見其虛往實歸臨別漣朕
蓋道情非世情也茲讀手翰台臺何溢美誇許之若

撰述

王不肖利尚子金卷一

是耶日者又蒙賜以慧日慈雲之扁兼率耿太守贈以荆南祖庭之額久廢天王茲者興復實僭先多矣况未寸函申謝何以辱教殷殷更欲闡明斯道惠及來學第涼德不慧之山僧無能副台臺之盛念矣狀道有時而弘唱逾高和逾勝茲時貧道何能使道而弘哉臨書引領統惟垂諒

與黃檗和尚

太白一燈光明天下分輝續燄徹古通今內聖外王咸爲隆重其最著者唯吾徑山容老人也老人目擊時衰世變沕門混淆日久邪宗僭竊之輩猶此而興遂爾別集述而嚴統作蓋爲見諸行事深切著明非謂空文而載雖人以此辜老人斯人亦以此知老人也老人化去未經十禩座下沕門豪傑如金粟元東明鑑資福廣龍華宗相續而往某以老人霽塔猶恐未安竊常疑之不厭天奪何致此耶唯吾黃檗和尚道振七閩風聞楚越克紹祖山特非偶爾幸加畱意老人霽塔或龍虎沙水之不吉或入塔安位之期未良協同堪輿細而察之儻得老人寂光神安蔭覆吾昆則沕門大幸事也某頃來晴川得值鱗便肅此荒函達於左右伏冀鑒我微忱則先老人光明廣大千

撰述

秋烜赫亦相傳而無盡也天王中興碑記傳以教覽
臨楮依依曷勝神來

與容菴宋吏部

諱學洙

渚宮一別迄今八載不唯先儀間闊亦且鴈斷衡陽
咫尺之間竟同河漢豈倡和因緣泐門機會而有時
節乎門下季來眼空無物唯道是持佛祖公案竊聞
有會出言往往驚人視聽朕欲與從上宰官居士受
法有師名畱燈錄榜樣後來道垂千古須是一真不
立萬法圓融方與古人把臂共行且今泐道濫觴亂
統滿地唯門下高明故興言及此知不我誕泐門幸

甚吾宗幸甚

復掌山鄭內翰

酷暑炎烝人人勢畏千竿竹十畝蓮何能得也朕且
伐木鳥鳴之時未嘗不懷掌山之美人咫尺天各一
方無能聚晤况其欲發歸舸遠去兩浙七閩之間又
當何如也天下無變遷者道而已矣天下無間朕者
道而已矣朕道既無變遷亦無間朕予與掌山之交
烏有變遷間朕哉蓋予與掌山之交者道而已矣苟
不以道爲交世之態人之情得不變遷間朕乎是以
肝膽楚越矣况掌山胃藏武庫足滿天下老衲名人

靡不從游而稱當世大儒者乎竊聞仁者贈人以言
茲掌山遠還特以言贈苟如此鑒諸則交之深矣而
予亦有榮望焉

與榮菴徐司李

諱行

壬寅秋擢過蘄春聞大令名迄今六載不能忘於心
也所謂不能忘者以門下眼內空天下腹中小乾坤
而於吾道大有得手佛祖機緣亦嘗會悟物格格物
一貫徑山木樨無隱廓狀匡阜子韶山谷豈讓管賢
殺也活也自由手腳佛也祖也當頭按過果如是乎
吾當賀之鹿野觀察昨至天王言及門下僑寓渚宮
是勒荒畝先以通候儻不我棄驅馬來山再有長論

又

昨承惠顧兼以垂問十季已蒔此地荒煙蔓艸十季
已後此地峻宇長廊不知天王眼目在荒煙蔓艸中
在峻宇長廊中貧道就而答之蔓艸一堆柴長廊幾
擔土竊恐門下不能直下釋狀領畧今再申之狀天
王眼目不在此荒煙蔓艸峻宇長廊中若在此峻宇長廊
中眼目卽同土木若在此荒煙蔓艸中眼目則是無情
既不在此二處便請下一轉語若點得出贈以一條
撐天柱地拄杖子

復允菴吳別駕

諱斌來書請詳
悉天王之說

手翰所云應酬之外默坐公堂恍惚之中覺有物焉
獨恨塵勞關鎖不能猛狀解脫左右既知恍惚之中
有物而存試看應機酬酢之時是此物歟喜怒哀樂
之時是此物歟折旋俯仰之時是此物歟若以總是
此物更欲離關鎖求解脫得無重增其慮乎况以應
對究心之外欲明天王混淆之由請詳直書苟非霽
山委託有願而來何能致此思惟哉天王道悟法嗣
馬祖所出龍潭崇信信出德山宣鑑鑑出雪峯義存
巖頭全叢其雲門法眼兩宗實乃天王之系也有宋

景德季間吳僧道原修集傳燈未識從上碑版謬收
龍潭系於天皇之下雲門法眼相隨而太是故混淆
之由始於道原也百世之下競起而爭亦始於傳燈
也張無盡公竊常疑之雪峯迅捷當出馬祖後得達
觀穎公所獲節使丘玄素所撰天王塔銘始知雪峯
爲馬祖五世孫無盡眼目擇法驗人果不誤矣諸家
辯論代有其人奈何久假一期難歸吾天童悟和尚
思作一書正其謬謬多因修葺以寢厥心吾徑山容
和尚善繼善述遂著五燈嚴統刪太妄竊以定正宗
話行海外案垂千古吾常謂人解曰其所辯而爭者

宗派也雲門法眼久無人矣伊何固執焉狀辯而不能清者已有景德傳燈一譌書矣其不辯而自清者已有唐之侍郎歸登所製南嶽讓碑列法孫天王道悟圭峯荅相國裴公宗趣狀馬祖之嗣晉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氏所撰馬祖塔銘弟子十一人道悟在焉歷代帝王稽古畧引載天王之事詳而且明宋有佛國續燈攷明雪竇重顯爲馬祖九世孫呂夏卿銘雪竇顯公之塔亦係馬祖九世孫覺範林間錄辯明天王拱辰祖源通要乃載天王於馬祖之下大川五燈會元辯清天王晦巖人天眼目五家宗派序亦博論

天王雲壑心燈并續天王元有念常佛祖通載紀入天王碑銘明有少林聯芳碑記原載天王於馬祖之派汝稷指月錄分清天王黎睂敎外別傳天王系於馬祖之統天童直說明析天王虎岳禪燈世譜編證天王吳侗氏之定祖圖亦收天王歸於馬祖之譜大興善寺一華五葉之圖雲門法眼祥發於天王王谷正名之錄備悉天王之由且二十種書翰歷五代各各清正已爲定典有入龍藏有行山野况復清有嚴統炳如日星天王新封豐碑高一十五尺一爲工部鄭公之記一爲雲居顯公之文紀載其事俱爲不磨

所以不辯而自清也。法門明眼得一屢筆，豈冒糢糊放過。况於左右王事，執掌間一詢及無盡。夏卿之身，再現所謂有願而來委託其事者也。或謂傳史無玄素之名，殊不知宋儒避國諱，改爲元素。歐陽修貶夷陵，令嘗集神女廟詩。李吉甫一省丘元素，一省貞元十四年。石刻黃牛峽下夔州巫山界石刻，亦朕遂謂無此人。何讀書之不多，而博究之未通也。茲因來索潦草，佈復臨書懷想，不勝依依。

與友人恆和大師

不奉教言，忽忽春光十七度。每懷道範，行行明月上。

三更是以南北殊途，鴻音杳絕。想顛毛各已霜白，形影俱非。管時嗚呼感念之私，寧無集於中乎。幾欲追隨杖履，奈何業繫天王。屢從雲水覓師行止，竟無準音。奔住維揚，得聆卓錫。商城又在江陵，傳聞杯渡。樊口昨來漢上，始知新創鹿野苑，與諸子墜風嘯月高枕。羲皇之上，爲之平生興。况獨不慧勞勞歲月，上而荆下而揚，作馬爲牛，且無寧晷。茲欲構一退居，或吳或楚，落成之日，奉迎象駕共延天季。亦得把臂快談，長林豐艸之下，爲吾生樂事。更何爲哉。裁此奉達，統惟察之。萬水千山，唯神來耳。

復明震黃居士

兩接手教知居士遯蹟鄂渚道履清嘉爲喜爲慰但其中囊橐蕭然切勿以此爲慮耳財者世間之害也多少英雄向此中埋卻所以龐公盡沉湘江以快其身此時居士非人所使其貧蓋天所助其道矣管者所送一偈弗可以此作付法會弗可以此作開示會於其中間弗可以此甚無謂也弗可以此孤負山僧也是以草率數行少申奉復茲時山僧沉疴一枕諸緣屏謝并以附聞餘不多及

復荊州諸護法宰官

時接雲翰讀之反復深知公等唯以天王法席不可久虛荆南化道不可無人懃懃懇懇爲懷爲念是以尊法重人千里遠招此非管時記蒞之深而安能有如是哉山僧已擬今春買櫓朝暮還荆不意地藏重建殿閣堂寮相繼維新雖巨商自爲擔荷獨功浩一時難竣此際不無之躊躇遂有方於台命也至若天王祖席諒以垂護如初又不枉山僧之喋喋矣臨書依依不盡所懷

復松濤徐侍御

諱養心

韓退之之排佛一時妄耳後歸心吾門實乃悔過其

愆矣往往後學竊比排佛之說毀吾聖人之教正如
吹爇割水何傷吾道大儒明察小儒輕率左右諒之
題跋

題玄宰董宗伯所書金剛經

士大夫崇信吾教委身虛懷問道歸心如裴休相國
之於黃檗白居易侍郎之於佛光陸互大夫之於南
泉陳操尚書之於睦州黃庭堅太史之於黃龍張九
成侍郎之於徑山往往皆博達偉人一時浩歸吾教
所謂儒門澹薄收拾不住也至明毅廟時崇信之心
猶朕未衰宗伯書經所由來也宗伯書經多種此經

係是江陵吳弘功宰江都時所贈可見吳公亦是好
道士大夫也是故宗伯書經以贈而吳公攜歸又摹
石於沙市觀音寺闖賊陷荆一埽劫灰無可畱者而
此經獨存可謂金剛不壞矣朕則此乃宗伯之金剛
若是如來親談之金剛豈止經此一劫而已哉

題天童悟和尚登金山詩

臨濟之道盛而復衰興而復廢其在明季如一縷之
繫鼎九卯之纍綦危之甚矣其持危輓廢後五百世
起而振者則吾天童和尚也夫聖人降世爲拯沉淪
雖起寒微穎脫非凡不事翰墨而動筆皆是草聖不

精詩書而開口便成章法和尚萬曆丁未春自燕還南是時尚未受囑氣宇已自不羣偶登金山輒成是句不獨自出手眼猶且玉韻驚人其繪文琢句者曷能有此哉吳人勒石已供游客後孤雲鑑禪師重對豐碑并自手書垂鎮金山又以騷人采入詩林合成風雅狀則讀之者幸毋作文字詩句觀當眼豁心開可也

跋夔州郡守夢得破山明和尚偈

丙午春夔州郡守夢破山和尚與一扇屢讀其偈曰
屣聲滑滑嚮蒼苔
老衲尋山亦快哉
回首五雲堪一

笑
澹然灑灑出塵埃
覺卽遣候和尚已化矣郡守以此爲辭世之偈乃梓而徧示之且和尚自出天童之門聲名洋溢乎東南逮歸蠶叢道價益盛狀其筆其舌妙有入神趣有不發揚其道者卽發揚之處不帶濂涎逆行順行自由自在實乃大乘菩薩游戲國土開覺衆生者也今視此回首五雲堪一笑澹然灑灑出塵埃之句似有羈絆脫去覺非菩薩涉世無礙雖則夢幻之語竊恐傳夫後世以郡守之妄誣和尚爲二乘之人也况辭世之偈關乎人天眼目由是不慧振筆跋之

題妙明子折疑論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既無二道兩心則何分華夷三教譬夫人之一身有肝膽焉有腸肺焉名雖有異實共一命也儒者顯者也釋者隱者也顯以治國隱以學道有其道矣君王不得爲臣諸侯不得爲友非有慢也無苟榮也遂爾高風獨立或爲人天師表或作鬼神侍怙則巍煥無爲道在無所不在俗夫不知以己之學方人之見謂曰鐵硯磨穿故紙鑽破尚不能通心達理彼殊方異教廣大溪遠望重若是猛有疑焉妙明子學佛之徒也終不以己之道博論雄

談唯其疑之所請明而折之宛若庖丁解牛恢恢乎游刃其有餘地俗夫曲辯不得亦醒久坐甕中不知乾坤許大且赧狀愧畏矣狀斯論也折其疑已予則不狀請其夏疑大疑所謂大疑必有大悟大悟必有大明大明方識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夏不疑吾聖人之道有異也

題孔子世譜

莊生譏孔子行仁義道德猶如駢拇枝指附贅縣疣亦若行舟於陸推車於水又曰先王仁義道德正如芻狗陳而無用悲夫蒙莊可謂夏蟲不知春秋者也

夫春秋之世周室微而道德廢仁義亾而霸業興亂臣賊子出焉宣尼蒿目而憂慙狀而起周流列國轍環天下約人以禮樂曉人以信忠識之以義趨規之以仁行作春秋修周易名分無紊道德有隆孰謂駢拇乎孰謂枝指乎所以天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又豈與蒙莊獨善其身同日而語哉今宣尼之裔枝葉繁茂門戶赫狀亦皆宣尼之德澤乃繼微子之宗系與世豈不煌哉茲因徵及輒以荒言敬書其譜後識者勿以余爲多辯焉

題列僊傳

天下論僊者皆以老耳次卽莊周其後失其真矣何則往往以身爲不老修之延季翀舉升天亦爲鈔術殊不知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亾又不知吾有大患爲其有身是故修者不識其本致使門庭至今落莫

題天王寺古鐵佛

傳爲佛龜所化或鐘所銘約四五千斤

物有所待理有時而彰其天王寺古鐵乎寺勑於唐道悟禪師所闢荆南節度使親臨訪道見路隘車馬節使發怒因感空中有聲曰我是天王神節使設拜懺悔遂建寺號曰天王悟元和戊戌夏示寂節使爲撰塔銘當是時道場必乃雄傑至宋以祝融廢盡瓦

礫無存獨一巨鐵暴露坡下是鐵也遠不具論卽明時居民有近傍撫摩者旋即頭疼腦熱焚香禱之卽愈又有冶人竊爲所胥將掘之時天際巨雷哼哼更復電光閃閃冶人由此驚退荆總戎鄭公欲取鑄西瓜之炮發卒五十將舉之時仍晦冥忽作風沙陡起卒乃驚退朕則世間有用之物防守不堅人且賊之况數百卒無主之鐵有用之物幾不被人竊去尚乃存之其天王神護歟古鐵自護歟不朕未有不廢傾者也順治戊戌夏予始至荆開泐鐵佛已灰上元解制攜職事十餘輩親訪其處撥艸視鐵其蹇蹇朕似有愁戚之態予乃喟朕曰吾亦有願而來卿有霧能助我乎至辛丑五月方於此誅茅除日薄暮鳴鼓三擊予領衆至其處衆拒曰不可輕動恐致禍予叱曰物見主眼卓豎何禍哉遂拽起上坡距三門不遠予拙筆書一額曰天王古蹟更書一佛字於上命匠以金剛鑽鐫之往來觀覽者如市其精精朕覺有喜容是時道場已建一閣一殿矣嗚呼寧非物有所待理有時而彰也哉是以書之告夫來者

題黃龍寺石龍

曩閱楚會檣杙載霧山寺右有石龍鱗甲飛動乘虛

欲來予初未信至戊申夏重闢黃龍寺都人謂予言曰此後山有石龍焉領予親視予曰此好事者所雕琢耳後因掘土數尺仍復獲之鱗甲完美精潤有邑擊之鏗狀有聲始信好事者不能如此爲之乃山之霧也造物之霧也夫造物之工能使物之爲青爲黃爲赤爲白或使升降飛騰或使興雲布雨攪天池涌地闕傾山覆海變變化化無有窮盡况復能使頑石爲乎人在塵埃之中汨汨茫茫竟不知萬物之所以自心之變動且亦曷能號稱萬物之靈哉悲夫黃龍與霧山相忝僅一牛吼地而有石龍卽此龍矣龍左

有石壁正當所建法堂之後予命門人明震肇窠書黃龍道場四大字鐫之更勒黃龍寺始末與石龍并稱勝槩所謂德不孤必有鄰也

序

慈報錄序

傳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且武王克商炎有天下身服顯名丕振先德周公輔相三王續成大業其事君事親之孝百王千聖莫之與京尚未揄揚舉及獨乃暴出繼志述事一語可見世間支延道德端在繼往開來使苟

人有志有事俱不泯滅仲尼之言不亦深長之思哉
予生顓愚又復固陋父母劬勞師長雨露欲一屢報
愧未能也朕先人有志不逮之事則未嘗泯滅于懷
由是戊戌挂笠荆南之鐵佛窟蒐天王之舊址披首
驅虎興復區宇象設尊嚴碑版對立戊申鄂渚復獲
黃龍道場翦除宿莽荆還舊業其捐朕以竭力乃聊
報先人之宿志兼以五坐名坊慙行道一十五季
以資吾親蓋是不忘所自奚敢稱曰善繼善述之人
因之剗剗殘稟遂命名曰慈報嗚呼慈恩浩渺烏能
報哉

碑

先父母二碑

原夫汪洋之海必有其源覆天之木豈無其根聖人
降蹟賢士挺生寧曰無父母而遺其本也旣不遺其
本必報之達之也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
之德不足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
之所謂道也離情謂越外生通萬化徹古今天下之
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廣萬善合仁心
導品物出沉淪天下之至德者也某材愧散木吾父
母難爲報也所以壬寅秋仲命駕江陵拜祭斯山今

復重來勒此三石一奉吾父於月墳之右一奉吾母於黃陸公山之甫吾父名應台故於崇禎甲戌九月逮某壬辰自天中旋歸禮葬吾母張氏故於甲申九月卽某彼時就葬吾父母所生七女三子長子夭次子亦亾某其第十子也念雙親旣喪兼世又遷功名塵垢何能羈我遂拜辭家廟祝髮披緇求聖人之道於四方百種磨礱而契證故不敢遺其本往來江漢以斯至道達於吾父母也或曰父母遺體髮膚不敢毀傷師雖明道髮膚已毀嗚呼斯人見其蹟未見其理也蹟也者末也理也者本也吾將以本達吾

父母可謂至也况太伯斷髮文身千古稱曰至德矣乎

又

生事於葬祭之之禮乃人子之普行亦天下之孝本也或曰此閭夫閭婦之行何足盡才人豪士之道也才人豪士必任一官乃效一職高車駟馬光炫門庭爲其孝矣或曰此形名聲勢之行亦何足盡聖人君子之道也聖人君子必見其道明其德或經濟天下或輔相邦國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乃其人也堯舜禹湯以道治天下其親乃不顯乎周公孔子以德輔

撰述

天王才鐔和世王會鈔卷之

下其親乃不揚乎是以古今有異教道不同欲人爲善之心則其一也某雖不敏教人務本趨善以報吾親雖曰親之不顯天下孝道之理盡也吾何晦焉謹稽首拜手而爲之記

版存嘉興府楞嚴寺經坊流通
康熙十一年重陽日謹識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六

天王和尚行錄

師諱慧海字水鑑號沙翁武昌興國謝氏子生明天啓六年丙寅至清乙酉年二十不甘處家詣報恩寺祝髮卽北游教席庚寅以生歿大事南還一日飯後看本來面目劃狀大悟說偈曰面目全彰不覆藏幾回叉手問中堂於今見也非他見慶快平生百骨涼謁徑山費隱容和尚尚曰那裏來師便喝尚曰放汝三十師又喝遂起名受具復訪吳興獨冠敬禪師乃印泐焉順治戊戌夏至荆開泐鐵佛辛丑中興天王壬寅應維揚地藏請乙巳再住天王戊申重建鄂州

黃龍庚戌赴漢陽棲賢冬仍東下重建地藏師五坐
道場四處開闢其道在天下言落江湖不能盡紀謹
錄所行歲月勒於天王壽塔之陰庶有考云明淵書
天王和尚四十大壽兼送返錫荆南序

佛法猶日也日無地不照又猶水也水無地不流而
俗眼不知指土木形骸而謂之佛是何異於鑿牖見
光而曰日顙在是掘地汲泉而曰水顙在是豈理也
哉夫佛法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限南北不分遠近
是以聖聖相承燈燈相續或舉毫端而建寶王剎或
坐微塵而轉大法輪或一拳捶碎虛空或一脚踢倒

須彌中間別有神通遊戲於法自在又豈有彼此公
來相於其間耶天王大和尚妙齡悟道信乎不凡諸
方尊宿無不稱爲英傑管者開法荆南重闢天王荆
人間說法者莫不皈依茲以松石之請遂結伽於真
州地藏禪寺儀人間說法者亦莫不皈依猶夫荆也
特以寺古傾頽殿閣廊廡得賴結構况寺建於唐從
未一開法席而師單刀直入痛棒熱喝雷驚電掣不
知喚醒聾聵多少其爲開宗第一又何疑焉儀人方
戀慕不衰而荆人迎請復至再至三儀人曰我師也
荆人曰我師也二州之人爭相戀慕亦足以見師之

教化所至也。狀而佛法猶日也。猶水也。日無地不照。水無地不流。而佛法之所通。又豈限南北分遠近乎哉。師迫於荆人之請。今將杯渡而南矣。儀人畱之。不得而戀慕之情。又無由申。值師今季大壽。故假塵言以祝之。亦惟願佛法無地不照。無地不流。而人之慕師者。慎勿鑿牖見光。而曰日。願在是。掘地汲泉。而曰水。願在是也。則庶幾矣。是爲序。乙巳夏四月。

賜進士第奉憲大夫 欽差河南通省管河水利兵備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兼參議并工部都水清吏司主政提督通惠河道盛治頓首拜撰

荊州天王禪寺中興碑記

唐貞元元和間。眞僧輩出。而佛理宗乘於時丕盛。其在荆南。則天王天皇二禪師。其炳炳矣。二師生同時。住同地。而一嗣南嶽。一嗣青原。其功行亦正相等。是則當日卓錫之場。卽爲後世傳衣之地。固當互累劫而並存。狀數百季來。天皇猶有寺也。而天王遺蹟已付之斷燼殘照。其荒落也。不知幾季矣。夫天王道悟師本渚宮人也。嘗謁馬祖時。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便返荆。結廬距郭不遠。後節度使丘玄素遂於府西。荆寺居之。額曰天王。卽師他日示寂地也。稽

之往牒碑志猶存獨寺旣不可考卽荆郡乘乃不多及亦爲何哉蓋嘗考之後周時詔廢浮圖凡天下寺塔悉就毀滅獨天皇寺以有張僧繇所繪先聖象存焉遂得獨免豈天王寺之廢適在是時耶獨怪天王之裔數傳而爲雲門沔眼二宗宗系號稱最盛兒孫徧天下而祖父發祥之處莫有過而問者不大可悼歎乎順治戊戌有水鑑海大禪師住錫於荆溪慨夫沔席之傾頽致衣珠之迷失而悲愍獨切焉因爲蒐之得荒基一片於榛莽中尚餘塔址鐘鐵且此地周圍十里許社名天王堂是則當日天王道場端在是

矣因以大願力共此都人士經營之無何而殿閣門廡煥狀大備舉數百季久湮勝蹟而一旦勃焉重興非甚盛舉哉越甲辰余以樵事至荆間一游覽不勝贊歎寺僧明哲因以其碑記請焉余雖譾劣無文狀竊幸天王有霸遺蹟復炳使至止斯地者得從瞻依禮拜其下想見當日馬祖所謂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之指是則天王一燈常明斯世實維鑑公大禪師斯舉是賴焉遂爲斯文昭以誌之若曰名人之文可垂不朽欲以補郡乘所未備而遠與僧繇之繪事同功則請以俟後之君子可也因爲之記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奉

敕提督湖廣荊州等處地方抽分兼管河道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葑翰林院庶吉士豫章鄭日奎撰

文

欽差整飾辰常靖州等處地方兵備兼管水利分巡湖北道湖廣布政司參議兼按察司副使陳士本篆領

欽差撫治荊岳整飾施歸等處湖廣按察司分巡上荊南兵備道王輔運書丹

大清康熙三季甲辰秋委官趙慶鴻監寺明哲勒石

荊州天王禪寺中興碑記

夫荷單傳正印爲佛祖後裔者其大節有二一曰烹煨人才二曰允復祖席人才不煨慧命斷絕雖有名山巨剎不旋踵而坵墟矣祖席不復古蹟荒湮不唯失葑人基業雖有人才亦闡化無地矣二者不可偏廢也朕欲恢張祖席又當揆其所繫之大小而緩急興廢唯所設施所係者小則可興可廢可緩可急贅疣視之亦得也若其剎爲佛祖所必賴法道之所必爭宗派源流所必待剖判者而荒煙宿莽任其蕪沒不一爲大呼攘臂奮身恢復曷以號克家兒孫也哉

則今荊天王禪寺是矣夫中興天王禪寺者沙翁海
禪師也今且言其開山之祖名道悟渚宮人謁馬祖
洞明大沩住荊州天王寺沩嗣一人卽龍潭信也厥
初道場必爾完整歲久浸廢鞠爲茂艸獨寺門一巨
鐵爲天王舊物神鬼護擁有竊掘者輒雷電晦冥屹
不可動距寺三里許爲鐵佛寺卽天王退居也會沙
翁挂錫晴川荆南道俗忝幣贖以鐵佛請沙翁念祖
蹟陵夷慨朕荷笠而往開沩四載大啓禪風爲建禪
堂方丈及各寮二十餘楹辛丑夏復訪天王古址重
闢道場第寺基久爲民業特捐衣孟充價購贖遂不

辭茶苦鳩工度材建拈華殿奉天人師殿後豎梵天
危閣葺則建四王寶殿左右爲廊廡三十餘楹用棲
僧衆而祖席規模則巍朕傑出非沙翁以英妙之季
具開闢之力孰能一剝兩剝咄嗟指顧陡見興復也
哉朕此尤未足爲沙翁奇也所奇者徑山費隱容老
人爲五燈列祖慧命防閑僭亂編輯嚴統以定宗支
所晉辯者則天王天皇兩派之淆譌也使無人焉親
履其地竊其源則揣盤模象鬪爭繁興曷有底止今
沙翁爲老人的骨之孫而所興者適江陵之祖窟灼
朕見天王之嗣馬祖龍潭之嗣天王與天皇之嗣石

顛幽閒等之嗣天皇天狀證據斬盡狐疑老人心血
洞達於千萬世矣而所爭者欲以道原一人之譌書
謂龍潭信出自天皇易丘玄素符載二碑及張無盡
呂夏卿洪覺範等數十家之定典雖董狐再起孰得
而顛倒哉夫興一叢林復一祖刹亦等閒事耳獨此
天王者佛祖法道於此攸關宗派源流於此剖判又
徑山老人袁錢心事於此待明而沙翁以一手擎出
厥功顧不偉歟余言及此者特以天王之中興頓釋
法門之疑案千百載下庶以沙翁爲中興之祖云
康熙元年仲夏葺住雲居現住四祖晦山戒顯撰

ス
廿
八